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全文卷二十一

宋高宗十五

丙寅紹興十六年春正月戊寅上謂大臣曰將來耜田
降詔須語簡意足使人曉然知敦本之意漢文帝勸農
之詔頻年有之不過數十語當時民知務農遂至富庶
辛卯上齋於內殿壬辰上親饗先農於東郊配以后
稷詣親耕位上親九推乃止命宰執使相侍從兩省臺

諫行五推九推之禮庶人終于畝焉 二月辛丑提舉

佑神觀韓公裔提舉洪州玉隆觀在外州軍任便居住

公裔上康邸內知客也檜欲賞公裔橘使來請會有詔

除公裔承宣檜疑其舍己而有求於上右諫議大夫汪

勅乃劾公裔出入公卿之門陰有窺伺故有是詔 癸

丑詔太師秦檜合蓋家廟令臨安府應副務要如法

知宣州秦梓移知湖州未上卒於建康辛酉除資政殿

大學士致仕恩數視參知政事 壬戌上曰縣令之職

本欲撫育百姓乃掊斂以待過往科率以奉權貴害及一方殊失張官為民之意宜令有司措畫以聞 甲子殿前司乞起復李邦光充正將上曰從軍起復一時權宜然不能無弊若元在本軍則可或在外請囑宜禁止之尋詔自今規求起復之人重行黜責令御史臺覺察彈奏 三月庚午朔詔有司建武學先是士人上書者多以為言上數諭大臣以文武之道不可偏廢祖宗自有故事至是乃考上焉 戊寅左宣教郎鄭邦哲進左

氏韻類詔特遷一官 辛卯經筵講孟子徹章翌日賜
宰執講讀修注官燕於皇城司初復故事也 詔禮器

局造太師秦檜家廟祭器 己亥工部奏立淮東江東

兩浙湖北諸縣歲較營田賞罰格其法以紹興七年至
十三年所收課利最多酌中者為額每路縣令以十分
為率取二分賞之歲收增三分至一分以上並減磨勘
年仍以最虧一縣為罰 夏四月癸卯用前荆湖等路
撫諭司幹辦公事胡駿請立祚德廟於臨安府尋加封

程嬰為安節成信侯公孫杵臼為通勇忠智侯韓厥為
忠定義成侯 普安郡王免喪還故官 司封員外郎

邊知白面對乞令郡邑以藉田手詔刊石置於聽事上
曰凡治天下惟賞與罰有賞而無罰雖堯舜不能治天
下守令有勸農之責若不能奉行朝廷德意當痛黜之
知道州李侑條上便民事件請以真宗御製文臣七
條凡守令朝辭之日悉令拜賜權吏部侍郎王循友等
言守令多外除恐不周徧欲令鏤板於廳事揭示已酉

從之 庚戌上曰近日全無事前此文字極多朕有至
夜分不寐頓如此減省豈非議和之效乎 丙辰新通
判成州郭伸獻易解上曰易象深微極難窮究須自有
得仍不穿鑿始可謂之通經伸議論亦粗通可略加旌
擢於是進伸一官 戊午兵部上武士弓馬及選試去
留格初補入學步射弓一石若公試試步騎射不中即
不許試程文其才格自一石五斗以下至九斗凡五等
上可其奏因諭輔臣曰國家武選所係非輕今諸將子

弟皆恥弓馬來換文資數年之後將無人習武矣豈可不勸誘之 五月壬申命諸路漕臣兼提舉學事如本司官俱無出身即從上一員兼領 詔浚臨安府運河時北關門外河道堙塞乃諭大臣令開撩之 丙午詔學校科舉取士如經義詩賦人數不等即以文理優長通融收補不得過三分 庚辰左朝請大夫周綰為淮南轉運判官上覽除目曰監司朝廷耳目之官今天下安靜恤民為先得人則一路安否則煩擾百出豈可不

慎擇 辛巳命權吏部侍郎王循友權戶部侍郎李朝正編類諸路監司郡守條上裕民事件俟成書頒之

癸未初作太廟祔室於室之西牆金釘朱戶黑漆趺坐如承平之制 甲申德興縣士民仇取新等請知縣陳鼎再任鼎嘗權監進奏院以上書請備邊忤秦檜故逐至是檜進呈上曰德政果及於民則固可留然其間不能無計囑須加覈實御史中丞何若即奏鼎朋附廖剛鼎坐免去鼎為邑有惠愛至今人思之 丙戌詔作景

鍾鍾高九尺天子親祠上帝則用之以皇祐黍尺為準
既成命秦檜銘之曰德純懿兮舜文繼躋壽域兮孰內
外薦上帝兮偉茲器聲氣應兮同久視貽子孫兮彌萬
世上大悅 甲午知瀘州馮檝奏天雨豆甘露降於郡
園 右承務郎康與之監尚書六部門與之倬子也上
之以星變求言也倬以選人上書言彗不足畏秦檜大
喜遂特改京官 六月己亥朔知信陽軍馮叔榮代還
言京西淮南民之歸業者尚少望詔有司止收半稅以

勸耕墾上諭大臣曰若荒田耕墾得徧大為國家之利
今邊境寧靜人思歸業然所在尚有占留之弊可令戶
部措置 秋七月己巳上謂大臣曰今旱雨甚霑足方
欲祈禱遂得之歲事有望聞米麥甚賤小民易活亦可
慶也時嶺南州縣多不雨而廣之清遠韶之翁源英之
真陽三邑尤苦鼠害雖魚鳥蛇皆化為鼠數十為群未
稼為之一空焉 壬申檢校少傅和國公張浚依舊特
進提舉江州太平觀連州居住先是浚因星變欲力論

時事以悟上意以其母太夫人計氏年高言之必被禍
恐不能堪計氏見其形瘠浚具言所以計氏誦其父咸
紹聖初舉制科策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而
負陛下浚意遂決即上疏言當今事勢如養大疽於頭
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決遲則禍大而難測決疾則禍
輕而易治惟陛下謀之於心斷之以獨謹察情偽豫備
倉卒庶幾社稷有安全之理不然日復一日後將噬臍
異時以國與敵者反歸罪正議此臣所以食不下咽而

一夕不能安也於是秦檜以謂時已太平日興彌文諱言兵事見之大怒御史中丞何若即奏浚居常怨恨以和議非便惟欲四方多事僥倖再進包藏禍心為害實大故有是命 戊寅國子監言今年秋試額外補中之人乞令待闕至科場年許赴監依不滿年人例取應仍自來春住補俟科場了畢有闕日檢舉施行先是四方就補者益多乃分場引試士有更名冒試至於再三者御史中丞何若嘗以為言上曰士人進取之弊一至於

此不可不革今日之所養則他日之所為可見矣於是
學官以為言乃改用三歲之法焉 丙申江東轉運司
建康府言本府民戶所欠官錢六萬餘緡委是貧乏無
可催理乞特授蠲免權戶部侍郎李朝正乞令總領所
審實蠲放從之 八月戊戌朔尚書吏部員外郎周執
羔守右司員外郎上覽除目曰人才須廣訪而選用之
所薦者君子其人自君子所薦者小人其人自小人觀
所薦者其人可知矣 辛丑築高禩壇初監察御史王

鎡以上繼嗣未立請行親祠高禩之禮禮官言自祖宗
以來惟兩制侍祠乞命執政侍祠乃改築於園丘之東
庚戌秦檜奏臣昨准玉牒所取臣向者圍城中推戴
趙氏事跡乞經聖覽降付本所上曰忠義之節書之信
史萬世不朽 辛酉監察御史王鎡獻戚里元龜三卷
詔遷一官鎡初為皇后宅教授上命採歷代戚里故事
可為法則及鑒戒者論次成帙至是上之 金人遣蕭
保壽奴與蒙國議和蒙人不肯 九月己巳撫州布衣

吳澥進宇內辨歷代疆域志吳沆進易璇璣三墳訓義
太學博士王之望言三墳書無所傳授疑近世好事者
所為詔澥永免文解沆以書犯廟諱故賞不及焉 己
丑進呈戚方已到供職上曰自今諸將出入如身之使
臂臂之使指無不如意茲為可喜 丙申詔武成王廟
從祀諸將升趙充國於堂降韓信於廡下用權國子司
業陳誠之請也 是月左朝奉郎陳剛充荆湖北路提
舉常平司幹辦公事剛投匭上書論恢復事大畧謂當

以和好為權宜戰守為實務疏入上諭秦檜令除郎官
檜不樂乃言剛資歷未深遂有是命剛秩滿代歸遂不
復仕後數歲卒於家剛為人強直登第三十年莅官纔
九考所至皆有可稱 冬十月新禮器成戊戌上觀於
射殿宰執侍從臺諫南班宗室禮官正刺史以上皆與
觀景鍾奏新樂用皇祐故事也 己酉上曰今天下無
事民事最急監司郡守須是擇人監司得人為縣者自
不作過蓋縣官皆銓注難別賢否全在考察昏繆不任

者別與差遣清強有才則宜擢用之 庚戌知臨安府
沈該乞展兩淮起稅之限上謂宰執曰財賦須知取予
之道如知取之為取不知予之為取非久利也淮南民
若盡歸業則其利甚廣矣 十一月庚午言者奏近來
詩賦經術各以就試人數分取大抵習詩賦者多故取
人常廣治經術者鮮故取人常少恐寔廢經術之學矣
欲望命有司再加討論上曰當日行詩賦為士人不讀
史今若專用詩賦士人不讀經大抵讀書當以經義為

先所論宜令禮部看詳以聞 丙子合祀天地於南郊
始命普安郡王亞獻恩平郡王璩終獻是歲備祭器設
八寶如政和之儀太史局令胡平言三台星見上謂秦
檜曰此國家大典禮及期而晴誠可慶也非卿等協贊
何以致此 辛卯上曰爵祿所以勵世如有可與則文
臣便至於侍從武臣便至於建節如其不可雖一命亦
不容輕授 十二月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奏減兩川
米腳錢三十二萬緡激賞絹二萬匹免剋增酒錢三萬

四千緡許之戊戌詔以四川總制錢五十萬緡備邊費
夜彗星出西南方 己亥詔避殿減膳 乙巳彗星
滅 辛亥進士章公奎上書言預借之弊上曰此事有
否朕與鄰國通和止為百姓若預借以擾民失朕本意
乃詔戶部取索措置

丁卯紹興十七年春正月乙卯手詔曰朕惟軍興二十
餘年黎元騷動故力圖罷兵以冀休息今疆場無虞流
徙有歸四境之內舉獲安堵朕心庶幾焉尚慮監司郡

守不能深體朕意致或刻削苛細進獻羨餘失朕愛民
本旨自今敢有違戾仰御史臺彈劾監司各許互察部
內犯而失按必與併坐布告中外咸體朕意 左朝議

大夫李椿年權尚書戶部侍郎專一措置經界椿年以
憂去有司因稍罷其所施行者及是椿年免喪還朝復
言兩浙經界已畢者四十縣其未行處若止令入戶結
甲慮形勢之家尚有欺隱乞且依舊圖造簿本所差官
覈實若先了而民無爭訟則申朝廷推賞如守令慢而

不職奏劾取旨從之 己丑詔近免稅米而所過尚攸
力勝錢其除之其餘稅則並與裁減上因言薪麵亦宜
免稅商旅既通更平物價則小民不致失所矣 辛卯
左迪功郎陳介言國家頒降鄉飲酒儀式而州郡所行
疏數不同望令三歲科舉之年行之於庠序國子監言
欲依介所請如願每歲舉行者聽從其便從之 壬辰

簽書樞密院事李若谷參知政事御史中丞何若簽書
樞密院事 二月辛丑進呈臨安府減定官私房緡上

曰公私須令均一天下事皆當如此 乙巳上親祠青
帝於東郊以伏羲高辛配普安郡王亞獻恩平郡王終
獻又祀簡狄姜嫄於壇下樂舞如南郊之制 辛酉參
知政事李若谷提舉江州太平觀以御史中丞汪勅論
其不忠不孝也 三月丁卯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
御前左軍統制牛皋卒前一日都統制田師中大會諸
將皋遇毒而歸至是卒或謂秦檜密令師中毒之聞者
莫不歎恨 己巳上謂秦檜曰人材難得惟在賞罰勸

沮卿可選用所知若協濟國事得三五人即庶僚胥化
其不靖害治者顯黜勿貸庶知懲畏 乙亥簽書樞密
院事何若引疾罷提舉江州太平觀 丁丑知光州鄭
綱代還乞令國子監哀集上即位以來惠民愛物手詔
編類刊印成書守令陞辭門謝日人賜一秩從之 己

卯翰林學士段拂參知政事 乙酉太師尚書左僕射

魏國公秦檜以郊恩徙封益國公 戊子太傅醴泉觀
使清河郡王張俊移節靖江寧武靖海軍太傅醴泉觀

使咸安郡王韓世忠移節鎮南武安寧國軍 辛卯上

曰士大夫有專於為己而不肯任事者但當與之祿食

使不失所而已 金人與蒙國始和歲遺牛羊米豆綿

絹之屬甚厚於是蒙王熬羅孛極烈自稱祖元皇帝改

元天興 夏四月丙申減諸路免行錢三分之一 己

亥御史中丞汪勃簽書樞密院事 辛丑右正言巫伋

兼崇政殿說書自秦熺兼侍讀每除言路必與經筵朝

廷動息臺諫常與之相表裏焉 庚戌上謂秦檜曰近

覽吳適所進大衍圖辨證易中差誤卿當審詢其人當處以庠序之職 丙辰制造御前軍器所監造官馬元並特勒停送桂陽監編管元並上疏乞出兵秦檜奏其語言狂妄擬編置上曰真宗皇帝澶淵之盟虜人百年不犯邊塞今者和議人多異論朕不曉所謂止是不恤國事耳若無賞罰望其為國實難自今用人宜求靖共之操如其不然在朝廷者與之外任外任者置之閒散閒散而又不靖者加以責罰庶幾勸懲不至專為身計

賞罰既行數年後可望風俗丕變矣 己未詔責授清遠軍節度副使吉陽軍安置趙鼎遇赦永不檢舉 五月乙丑雨雹己巳提舉江州太平觀洪皓責授濠州團練使使英州安置 六月丙申上謂秦檜曰雨澤稍頻細民不易檜曰前日蒙宣問常潤江南闕雨臣弟棣赴宣州新任近得本州申報雨已霑足上曰此時多雨陂塘有所豬蓄秋或旱乾可備灌溉農夫有豐稔之望甚可喜也 戊申太學博士王之望面對舉人程文所純

用本朝人文集數百言或作歌頌及用佛書全句舊式皆不考建炎悉從刪去故多犯者望申嚴行下從之

乙卯宰執進呈殿前司游奕軍統制成閔招降到福建賊徒等第補官上曰銷弭盜賊常為遠慮若但招安補授恐此輩以嘯聚為得計是啓其為寇之心今已招到且依所乞可割下諸路日後不許招安 戊午普安郡

王瑗徙常德軍節度使恩平郡王璩徙武康軍節度使秋七月戊辰添差通判遠州劉伯英提舉荆湖南路

常平茶鹽公事伯英為檜所善在湖南創造宅堂至飾以塗金衙前盜用官課者皆納其女而釋之人不敢問已巳大府少卿趙不棄自蜀中還入對上謂秦檜曰不棄必深知四川財賦計今調度給足則軍興以來凡所科敷並可蠲罷朕所以休兵講和蓋為蘇民力耳如其不然殊失本意壬申知荆南府劉錡提舉江州太平觀錡鎮江陵凡六年癸酉敕令所奏諸遭喪應解官而臨時竄名軍中規免執喪者徒三年所屬知情而

為申請起復者減二等先是上數諭大臣以為有傷風教至是立法 徽猷閣直學士左奉議郎胡寅引疾告老詔遷一官仍舊職致仕 庚辰詔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令赴行在奏事知成都府李璆權四川宣撫司職事秦檜不樂剛中剛中頗覺之私謂人曰孤危之跡獨賴上知之耳檜聞愈怒剛中在蜀六年事或專行其服用往往踰制趙不棄還朝頗文致其事故剛中遽罷癸未詔李璆符行中同共參酌措置減放四川科敷錢

物 乙酉李觀民知濠州代還入見言陛下信任一德之臣修講鄰好力偃戎兵而民免於塗炭者七年於茲頻歲有秋人皆樂業伏願戒飭邊臣毋致少有生事庶幾仰承德意之萬一從之 丙戌秦檜奏以謝尋知潮

州上曰凡除郡守莫須到堂否檜曰例須參辭上曰今既休兵正以民事為急卿宜更加詢審如昏耄無取者不若只與宮祠 八月癸卯責授清遠軍節度副使趙鼎卒鼎在吉陽三年故吏門人皆不敢通問廣西經畧

使張宗元時遣使渡海以醪米饋之太師秦檜令本軍
月具鼎存亡申尚書省鼎知之遣人呼其子汾謂之曰
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誅及一家矣乃不食
而卒年六十三四方人聞之有泣下者 丙辰詔自今
百官應轉運而以病告者並俟疾愈日上殿時秦檜惡
聞人言百官當面對者多稱疾不入上怪之故有是命
丁巳秦檜因論及月椿錢上曰卿未還朝時朱勝非
創起月椿朕每以為非理屢與宰相執言終未能大有所

蠲減卿可從長措置庶寬民力乃詔諸路監司郡守將寬剩錢物椿管每季具數申省聽候撥充月椿 六月

己巳減四川科數虛額錢歲二百八十五萬緡用宣撫副使鄭剛中總領官符行中奏也於是減四川市估錢五分之一夔路鹽錢六分之一坊場河渡淨利抽貫稅錢十分之四又減兩川米腳錢四十二萬緡時行中得宣撫司降賜庫見椿米一百萬石乃命行中酌度對糴分數均減 甲戌直祕閣呂撫除名梧州編管秦檜追

恨頤浩不已使台州守臣曾惇求其家陰事送獄窮治
撫懼罪陽瘖乃以衆證定罪於是第一家破矣 己亥戶
部具到江東西諸州月椿錢二十二萬七千餘緡上曰
科敷之類富者猶不能堪下戶何所從出若計諸州羨
餘以減月椿誠寬民力朕備嘗艱難知細民闕乏雖百
錢亦不易得故不欲妄費或有餘財即命椿留以待緩
急庶幾臨時不至失措 丙子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
罷仍令於鄂州聽旨 癸未執政進呈大理正章燾面

對乞命監司郡守察縣令之賢否上曰令最親民不能一一銓擇不職而後治之百里已受其弊有治狀者當議擢之庶其知勸實惠及民矣 丙戌詔江浙見輸折帛錢太高慮民難出今紬帛各減價每匹江南六千兩浙七千和買六千五百綿每兩江南三百兩浙四百自明年始先一日秦檜進呈諸路監司守臣自今所部縣令治狀顯著者保明聞奏上曰當今正以惠養百姓為先務檜曰如民間折帛錢太重理宜蠲減上曰朕久有

此志祖宗時每縑價直八百官司乃以一千和買民間
既免舉債出息及絲蠶收成之後並皆樂輸趙鼎張浚
為相時乃創折帛之請令人戶折納見錢殊為非理若
隨逐路色額減納錢數非唯可蘇民力且使知朕所以
休兵之意至是行下 冬十月辛卯日有食之陰雲不
見 癸卯詔建太一宮於行在 右正言巫伋論州縣
奉行詔條違戾不稱陛下愛養元元之意望令以前後
詔書編次成冊置之廳事常切遵守翌日上謂大臣曰

朕屢降寬恤指揮而守令不能奉承安得惠及百姓可
如役奏仍令監司按劾以警慢吏 己未錢塘縣言龍
山院降甘露詔付史館 十一月壬戌上諭大臣曰諸
郡災傷宜令留意檢放不可苟取一時租稅致民逃移
難以復業 丙寅太師尚書左僕射提舉詳定一司敕
令秦檜上紹興常平免役敕令格式四百九十九卷詔
鏤板頒之 丁卯權禮部侍郎周執羔請復賜新及第
進士間喜宴於禮部貢院從之自軍興廢此禮至是乃

復丁丑右正言巫伋言選人改官銓法注知縣蓋舉
詞皆云堪充親民任使祖宗立法之意止要為民擇官
而比來改秩無意作縣多干堂除則是與舉詞已相戾
矣望令吏部並注知縣不惟親民之官得人亦可革奔
競之風上曰銓曹自有成法可令遵守左奉議郎洪
适右朝散郎通判濠州曾恬並罷适通判台州與守臣
曾惇不相能恬少嘗尊事楊時謝良佐劉安世陳瓘得
存心養性之學及為大宗正丞秦檜專政士方求媚以

取要官而恬自守無所詘殿中侍御史余堯弼論造姦
險強暴得自家傳恬自謂趙鼎門人常懷怨望遂絀之
既而恬又坐擅興工役貶秩 十二月丙申初賜百官
喜雪御筵於秦檜第 右承議郎劉子翬卒子翬既奉
祠盡棄人事獨居一室意有所得則筆之於書四方學
者多從之至是微疾即入謁家廟泣別其母徧以書告
決素所與往來者召其兄子珙付以家事指示葬處與
學者講說修身求道之要作訓戒數百言彈瑟賦詩澹

然如平日居兩日而沒其所著作聖傳十論等書皆行
於世 癸卯婺州進士施鶚進中興頌行都賦各一首
紹興雅十篇詔永免文解 庚戌都大提舉川秦茶馬
監收公事韓球始至成都自趙開以來每茶百斤除其
十勿算球至官遂盡取園戶加饒之茶增為正額有一
場而增至二十萬斤者民知輸官不補所得於是起為
私販球又擢忠達州茶即渠合廣安軍置場賣引歲以
八萬斤為額然商人以利薄不通第以引錢數民間耳

民甚苦之 甲寅資政殿學士鄭剛中落職提舉江州
太平興國宮桂陽監居住先是殿中侍御史余堯弼再
論剛中抗命偃蹇遲留不行右正言巫伋復論剛中四
罪故有是命 言者論會稽士大夫家藏野史以謗時
政於是李光家書萬餘卷其家皆焚之

戊辰紹興十八年春正月戊辰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林
大鼎為太常寺主簿仍兼祕書省校勘書籍大鼎初為
舉子嘗答策言秦檜靖康忠義之節檜時閒居永嘉見

其文默識之至是稍獲薦用 丁丑太常博士駱庭芝
罷先是參知政事段拂聞趙鼎死於海南為之歎息秦
檜怒殿中侍御史余堯弼將按拂罪先奏庭芝密與執
政私交漏泄機事遂罷之自是拂不安於位矣 左承
議郎張闡添差通判泉州自秦檜專國朝士為所忌者
終身以添倅或帥幕處之未嘗有為郡者 辛巳命權
工部侍郎李椿年同看詳諸路監司郡守條具裕民文
字 壬午殿中侍御史余堯弼入對論參知政事段拂

滅棄人倫戊子輔臣進呈上語及人材因謂秦檜曰士
專謀身國家何賴勵世磨鈍惟在進賢退不肖檜曰此
乃致治之要上曰但審其賢否而進退之則人自知勸
沮矣 二月癸巳上諭大臣曰兩浙漕司舉人聞有勢
之家行賂假手濫占解名甚誼士論今貢舉鎖院在近
可令禮部立賞許人告捕甲午詔假手者許就試舉人
告獲取旨補官仍賜出身 乙未參知政事段拂提舉
江州太平興國宮尋落職興國軍居住 簽書樞密院

事汪勃兼權參知政事 三月壬戌詔政和八年已前

實得兩解貢人不限年並特與奏名許就殿試到省一

舉見年五十五以上者令本貫保明申部內開封府國

子監舉人召見任京朝官二員保奏並結除名罪當議

特與推恩

揮麈錄曰靖康之亂文字散失南渡之後禮部老吏
劉士祥者大為姦利士子之禁黜者相與表裏云某
歲曾經省試不合該年免既下部則士祥但
云省記到因而僥倖遂獲推恩者不知其數

壬申名行宮之南門曰麗正北門曰和寧 庚辰上初

詣太一宮以宮成故凡一百七十楹既而禮部侍郎沈該等言鑾輿詣宮皎日晴霽車駕還內雨澤復作有此祥應望宣付史館從之 壬午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秦熈知樞密院事一日太師秦檜問敕令所刪定官胡寧曰兒子近除外議如何寧曰外議以為公相必不襲蔡京之迹寧寅弟也

講義曰檜以其子熈為樞密欲以代居相位兩府合為一矣

甲申浙西副都總管王安道落階官為宣州觀察使時

安道之父繼先有寵秦檜使其夫人王氏與之敘拜為兄弟往來甚密 貢院言博學宏詞科武進尉周麟之婺州州學教授李南壽合格詔並與堂除自是恩始殺矣 夏四月戊子朔日有食之陰雲不見詔付史館 庚寅上策試正奏名進士於射殿先是權吏部侍郎知貢舉邊知白上合格舉人徐履等上問以欲起晉唐之陵夷接東漢之軌迹及柔道所理當有品章條貫右迪功郎董德元策言晉之失不在於虛無失於用兵故

耳唐之失不在於詞章亦失於用兵故耳東漢固無如是之失也陳孺策言今日中興之盛以言乎內治則大臣法小臣廉百姓遂其衣食萬物蒙其豐美以言乎外治則講信修睦夷夏交驩邊鄙無虞五兵不試東漢之事不足慕也願申飭邊郡守臣使兩相撫輯庶幾邊隙不生遠人益服舉人王佐策言王羲之言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為本蓋譏當時不務息民保國而欲以兵取勝也杜牧有言上策莫如自治蓋譏當時不計地

勢不審攻守而徒務為浪戰也況陛下今日任用真儒
修明治具足以鋪張對天之宏休揚厲無前之偉績前
光武之治不足深羨權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沈該
初考權戶部侍郎李朝正覆考工部尚書詹大方詳定
乃奏德元第一孺次之佐又次之既而以故事遞降遂
擢佐為首賜佐以下三百三十人及第出身 庚子知
樞密院事秦熈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提舉祕書省熈言
父子共政理當避嫌故有是命仍詔熈應干恩數請給

等並依見任宰臣列 乙巳侍奏名進士俞舜凱等四
百五十七人武舉進士柯熙等七人侍奏名一人賜第
授官有差 癸丑知建康府晁謙之罷先是方雲翼自
禮官罷歸後起為江東安撫司參議官檜念之薦於謙
之雲翼干擾不已謙之怒其無厭以書白之會雲翼代
還檜以問雲翼雲翼愕然曰王庶之子比過金陵晁館
之於宅堂者四日雲翼嘗勸晁不當留晁即日津發前
去不料其陰憾雲翼至於此也檜默然即諭殿中侍御史

余堯弼乃奏謙之朋姦稔惡日懷怨望志在動搖國是故有是命 丙辰知平江府鄭滋知建康府滋再守平江政事多弛兩浙轉運判官湯鵬舉宣言欲按之始秦檜舉進士滋為兩省參詳官至是檜因鵬舉應辦北使寓書於滋稱門生鵬舉見之幡然更奏其治狀遂有是命 五月辛酉權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沈該言國家乘火德之建以王天下望用故事即道宮別立一殿專奉火德配以閼伯而祀以夏至從之後建殿於太一宮

名明離 甲子命有司繪配饗功臣像於景靈宮廷之
壁 癸未添差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李顯忠降
授平海軍承宣使提舉台州崇道觀本州居住先是虜
使嘗言顯忠私遣人過界詔令分析會顯忠上恢復之
策於朝秦檜怒乃奏顯忠不遵稟聞奏止用申狀故有
是命 甲申罷四川宣撫司 六月癸巳右朝奉郎鄭
靄為夔州路轉運判官秦檜與之親厚故超用之 甲
辰用林大鼐議始築九貴神壇於東郊祀禮如感生帝

戊申士民曹溥等千三百人進表請上尊號上不許

乙卯新知江州吳秉信罷秦檜怒鄭剛中不已遣太府寺丞宋仲堪即江州置司究其陰事殿中侍御史余堯弼奏秉信乃剛中心腹之人故秉信遂罷 秋七月乙丑

新江西轉運判官賈直清乞於縣官中選有出身人兼縣學教導上謂大臣曰州縣選官教導乃教化本原將來三年科場亦有人材可備采擇乃令禮部參酌如所請 癸未提舉太平興國宮張嶠獻紹興中興復古詩

詔嘉獎 八月癸巳權禮部侍郎沈該乞四川類省試
合格不赴殿試人第一等並賜進士出身餘人同出身
從之自行在吳中蜀士不就廷試榜首率依第三人推
恩講和後稍稍來奉大對是舉類試策問古今蜀人材
盛衰之故而德陽何耕對策極論蜀士徇道守節無心
於世引楚相子文三仕三已之說為證又言李固無大
雅之明哲卒犯於跋扈將軍之手議者固已少之若相
如作封禪書蓋孟子所謂逢君之惡揚子雲作美新以

媚賊又蜀人所羞道有司定為榜首秦檜見其州里大
惡之曰是敢與張德遠為地邪 丙申簽書樞密院事
汪勃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丁酉工部尚書詹大方
簽書樞密院事尋權參知政事 戊戌知郢州趙叔法
代還言陛下登用者德專任一相坐致不平望以今日
得人專任之效宣付史館癸丑進呈上顧秦檜曰此卿
之功也朕記卿初自敵中歸嘗對朕言如欲天下無事
須是南自南北自北遂首建講和之議朕心固已判然

而梗於衆論久而方決今南北罷兵六年矣天下無事
果如卿言 閏八月庚申秦檜奏兩國通和農民安業
墾田漸廣乞免江浙湖南今年和糴上大喜曰朕向在
河朔見民以為苦朝廷所降本錢州縣往往移用不以
時給縱有給處又為吏多端乞取十不得一二今幸時
和歲豐軍儲粗足朕豈得已而不已也 戊辰權禮部
侍郎陳誠之請太學生入學五年不與薦及公試不入
等者除其籍從之 改行在熟藥所為太平惠民局

丙子知福州薛弼言本州亢旱既而大雨忽傳候官縣有竹實如米老稚採取所得幾萬斛飢者賴以濟此蓋明天子聖德所感上相變理之效實為中興上瑞伏乞詳酌施行詔付史館 癸未執政進呈監察御史陳夔論州郡歲以常平米廩給貧民今多移用乞令監司覺察上曰此誠仁政所先比年州縣奉法不虔或侵支盜用而監司失於檢察或賑濟無術而僻遠窮困之民不得均被其惠非所以稱朕矜恤元元之意宜令戶部措

置 乙酉初福建路自創奇兵而草寇悉平詔以巡檢
陳敏所部奇兵四百及汀潭戍兵之在閩者並為殿前
司左翼軍留戍其地時江海之間盜賊間作乃分置諸
軍以控制之如泉之左翼贛之右翼循之摧鋒明之水
軍皆隸本司由是殿前司兵籍為天下冠 九月丙午
簽書樞密院事詹大方薨 冬十月丙辰御史中丞余
堯弼為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 庚午上曰知
縣乃銓注負多難辨真否但治行者優擢罪惡者重

責則咸知勸懲因此可以得人才矣十一月己亥新
州編管人胡銓移吉陽軍編管先是太師秦檜嘗於一
德格天閣下書趙鼎李光胡銓三人姓名時鼎光皆在
海南廣東經畧使王鈇問知新州張棣曰胡銓何故未
過海銓嘗賦詞云欲駕巾車歸去有豺狼當轍棣即奏
銓毀謗當塗語言不遜於是送海南編管命下棣選使
臣游崇部送封小項筒過海銓徒步赴貶人皆憐之至
雷州守臣王趯廉得崇以私茗自隨械送獄且厚餉銓

壬寅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桂陽監居住鄭剛中再
責濠州練團副使復州安置 十二月乙卯朔上謂大
臣曰聞紹興飢民有渡江者可令臨安優給路費遣還
時明越秀潤徽婺饒信州皆旱民多流散上命有司發
粟減賦至是復令常正官親往賑給之毋致失所 庚
申知宣州秦棣卒官給葬事棣在宣城州之何村有富
民釀酒棣遣巡檢將吏士捕之夜半圍其家民疑其強
盜也即手鼓聚鄰里共執之走愬諸棣棣怒取民及其

子孫三人用麻繩通纏其體自肩至足然後各杖之百
及解縛三人皆死其慘毒如此 丙寅詔提舉常平官

分遣屬吏賑恤流民且貸其春耕之費 尚書省批狀

四川營田就委都統制檢察措置耕種將每年所收斛
斛除分給官兵并椿留次年種子外盡數報總領所拘
收充減免成都府路對羅米十二萬石之數舊營田事
隸宣撫司及司廢乃有是命 戊辰饒州進士張闡上
書乞將四等五等下戶紹興十七年已前拖欠冬苗及

諸色官物已倚閭者即與蠲放未倚閭者即權倚閭上
謂大臣曰如實無可納徒有追人亦足矜也乃付戶部
既而戶部乞諸路災傷及五分處下戶欠十六年租稅
除形勢外並與蠲放十七年分倚閭如違當職官重行
黜責仍令憲臣覺察從之 壬申宰執進呈經界事訖
上曰諸州月椿錢昨已例減要當盡行除罷秦檜即諭
戶部侍郎李椿年宋貺以經總錢措置贍軍

己巳紹興十九年春正月丁亥詔紹興府第四第五等

戶去年未納租稅並權與倚閣以旱傷最甚用提舉常平官秦昌時請也 甲午將作監丞黃敏行面對乞戒州縣謹務限之制毋得夤緣追呼以妨東作詔申嚴行下 二月丁卯左奉議郎范如圭添差權通判邵州如圭為校書郎以論講和事去國閒居凡十年 乙亥詔自今監司守臣代還入見並令以民事奏陳先是上諭大臣曰監司郡守得替上殿本欲知民間利病近來所奏姑應文書多不及民事宜行告諭故有是旨 辛巳

詔臨安府日下給米賑濟流民時浙東大飢其小民行乞都市有餒死者上聞閔焉故有是命 三月癸未朔日有食之陰雲不見上不視事百官守職過時乃罷

庚寅宰執進呈普安恩平二王得旨令溫習舊書上曰春秋乃舊所習讀嘗問以經中數事欲其通解蓋其義淵奧須能識聖人之用心方有自得處若泥諸儒之說拘而不通失經旨矣時普安郡王在藩邸絕意聲色常以經史自娛凡六籍之文悉加講讀夜則觀古人文集

暇則握筆賦詩鼓琴習射而已 丙申上語秦檜聞諸
郡奏獄空例皆以禁囚於縣獄或廂界寄藏此風不可
滋長自今有奏獄空者當令監司驗實如有妄誕即行
按治仍命御史臺察之若不懲戒則奏甘露芝草之類
崇飾虛誕無所不至矣 庚子上諭大臣曰淮甸久平
宜加經理民復業者令守令多方恤之使盡力田畝數
年後方可起稅 甲辰詔責授團練副使復州安置鄭
剛中許用議減特免禁錮移封州安置初秦檜怒剛中

不已捕其子良嗣與將吏賓客即江州同繫掠治無全
膚獄成特有是命良嗣貸死送柳州剛中至貶所守臣
趙成之希檜意每窘辱之剛中竟卒於貶所

講義曰秦檜之取三大將兵權也剛中阿於檜曰前
所共憂者一日變為安平之道廟堂不動聲色而三
大將惟恐奉上兵籍之先彼曲士不通世務挾口
以議政者亦皆言塞意順謂此非常之舉因為檜陳
善後之策凡七事非不忠於檜也一旦積怒貶死遐
荒將吏賓客無得免者則世之附麗非人以媒進取
者亦可以為商鑒矣

戊申知普州王輔代還言仁政必自經界始尚恐蜀遠

未開指畫或有謬誤乞誠敕有司刻意奉行上曰四川
道遠倘如輔所陳則稅愈不實矣可令措置經界官覺
察奏劾已酉進呈上曰州縣官奉行如法其推恩勿限
負數庶人人知勸正經界均稅賦極為便民推行之初
臣僚有肆異議圖沮壞者暨平江均稅畢紛紛之議始
息夏四月己未上曰治道民事為急數十年來吏習
苟簡民受其弊必令監司守臣遵奉詔條留意拊循使
民樂其生秦檜曰保正者戶長元立法止令管煙火橋

道今承文書市物雇夫以至縣官之所私用種種責辦革而去之其利不減於經界上曰朕頃在河朔親見其弊若縣令不得人民一充役即破產能去此弊極為便民庚申詔御史監司守臣如前旨 丙寅主管台州崇道觀張邵言師臣檜有陰功隱德世所未及知者臣被旨出使敵軍有榮州團練使李子厚言秦公曾為徽宗皇帝撰長書抵金帥尼雅滿引大義以譬曉譙責之黏罕有慙色檜恥自銜不欲言於人是以世不得知之伏望

宣付史館上曰得此書庶幾不致曖昧可付史館 戊
辰秦檜奏昨日蒙御前降到曹勛所藏臣向在北廷代
徽宗作書藁書中開陳與今日事無一不合因知講和
本出徽宗聖意上曰自頃用兵朕知其必至於講和而
後止在元帥府時朕不知有身但知有民故惟和好是
念檜曰此所以誕受天命上曰用兵蓋不得已豈可樂
攻戰中國之有夷狄猶陽之有陰自古無殄滅之理使
可殄滅秦皇漢武為之矣本朝真宗與契丹通和百有

餘年民不知兵神宗雖講武練兵實未嘗用朕自始至
今惟以和好為念蓋兼愛南北之民以柔道御之也

是日左右生青赤黃珥太史局言係是祥應乞付史
館從之 庚寅張邵充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

國宮制詞略曰惟時秉節之臣親見特書之事誦說賢
宰彭明允邵自北方還即被逐閒居凡七年乃上此
奏焉 建康府言甘露降 是月太白蝕月 五月壬

午朔詔汀漳泉三州且據見今耕種田土紐計頃畝收

納二稅其未耕種田段二稅權行倚閣時初行經界法
於諸路而劇盜何白旗擾汀漳泉三州故有是旨 乙
酉戶部員外郎周莊仲面對請復蜡祭之禮其禮東西
方百神視感生帝南北方視嶽瀆皆以臘前一日祭之
丁未王大寶知連州代還言連英循惠新恩六州居
民才數百非商販之地月輸免行錢望更審量裁減上
謂大臣曰守臣上殿令以民事奏陳遂得民間疾苦所
陳五六得一可行為利不細乃命本路漕司具合減數

申省 六月丁巳左迪功郎王庭珪特勒停送辰州編
管胡銓之貶也庭珪為衡州茶陵縣丞以詩送之有曰
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為天下奇銓鄉人歐陽安永
告之以為謗訕朝政庭珪遂坐貶 戊午太師尚書左
僕射兼提舉詳定一司敕令秦檜上吏部續降七司通
用法四百三十五卷 丙子王普添差通判邵州代范
如圭也二人嘗官館學為秦檜所怒終其身以郡倅處
之 秋七月辛巳楊惇知舒州代還乞誠監司守臣修

水利詔付戶部上曰平江隄堰不修歲輸米比舊虧十萬斛臨安西湖民間灌溉所資其利不細歲久亦填淤宜悉令修治 辛卯秦檜以甘雨應祈乞拜表稱賀上曰更五日不雨則傷稼如浙東田高得此雨極濟秋成可必 主管台州崇道觀許忻知邵州忻以論事忤秦檜意屏居臨川閉戶少所賓接學人陸九齡年尚少忻一見亟折輩行與深語至是遂與之俱九齡金溪人陸入郡學時場屋無道程氏學者九齡從故編得其說獨

委心焉因結茅舍旁講習兼晨夜不怠如此者十餘年
壬寅右諫議大夫巫伋論鎮江府見於民間科借苗
米追呼箠撻不勝其擾乞禁止其官吏重賜黜責癸卯
秦檜奏事畢上曰巫伋言鎮江預借事不知何故闕乏
乃爾可令監司經理其守臣先罷時曾惇為秦檜所厚
驟用知鎮江至是纔數月也 八月辛亥敕令所言臣
僚劄子乞詳議民事一罪欲乞並依見行條法施行從
之自張浚當國始議州縣官緣民事致罪者終身不許

治民行之數歲論者數以不便為言然終不能改 辛酉宗正寺丞王葆面對論役法上令戶部詳其的確利害本部乞女戶無子及得解舉人太學生單丁並免身役即特旨及因恩免解人聽募人充役官司毋得追正身從之 九月癸巳詔新通判汀州李璿特放罷坐嘗與新州編置人胡銓交結為守臣張棣所劾也 戊申上命繪秦檜像自為贊曰維師益公識量淵冲盡闢異議決策和戎長樂溫清寰宇阜豐永永相予凌煙元功

因出示群臣藏於祕閣

冬十月癸丑提舉萬壽觀秦

熈為郊祀禮奉使渡江後五使以祠官為之蓋自此始

己未幹辦行在諸軍糧料院王珪提舉兩浙西路常

平茶鹽公事先是秀州歲以錢給亭民煮鹽至十五年

積十九萬七千餘緡不給亭民無以煮鹽訴於朝上曰

亭戶宜恤不則逃去其害非細可令戶部究實於是用

珪珪至官踰年盡償所負又開華亭海鹽河二百餘里

鹽滋得通流其濫以溉田經界之法行甚害者三百六

十九事其七千二百二十七戶尤為病玁奏除之玁安石曾孫也 知新州張棣提舉荆湖北路常平茶鹽公事以其再劾胡銓也棣至官一日卒時責授濠州團練使洪皓在英州閩人祝訾為守訾老矣聞棣以巧中遷客取使節欲效之即捕皓家奴寘獄中釀成其罪未及發而訾死事乃解 降授文州刺史辛永宗特勒停送肇慶府編管永宗已嘗立軍功給真俸守臣呂穡中知永宗為秦檜所惡劾其冒請全俸當計以贓穡中先以

計取永宗所受御札送檜矣永宗由是不能自明詔支
過請給令稽中依條追理稽中選郡僚之苛刻者籍其
家以償欠一簪不得留庚午知平江府王昫直祕閣
知建康府兼行宮逐守司公事建康自置留守後以庶
官為之蓋自昫始十一月癸未祕書省著作佐郎劉
章面對言元豐嘗編郊廟奉祀禮文乞命官為紹興郊
廟奉祀禮文以續元豐之書上嘉納之壬辰合祀天
地於南郊太史局令胡平奏帝座及三台星體明耀禮

畢還御麗正門建金雞赦天下 辛丑尚書戶部侍郎
李椿年罷椿年首陳經界之議及是始畢 甲辰詔諸
郡行鄉飲酒之禮以取士先是司農卿湯鵬舉請對論
舉人多冒貫求試乞於未下科詔前令州縣籍定來歲
當應舉人名預先引保委無偽冒然後許赴鄉飲酒若
臨時投狀射保者並不收試事下禮部至是乃頒行焉
丙午上謂秦檜曰經界人戶多訴不均當與受理若
不受重稅將無以輸納 十二月壬子祕書省著作佐

郎林機面對言訪聞有異意之人匿迹近地窺伺朝廷
作為私史以售其邪謀偽說欲望密加搜索嚴為禁絕
甲寅上謂秦檜曰此事不應有宜行禁止許人陳告仍
令州縣覺察監司按劾御史臺彈奏並取旨優加賞罰
於是李光之獄遂起 丁巳金人殺其主亶金主亮即
位 戊午知潭州劉昉乞更名旦從之 丁丑祠部負
外郎胡寧祕書省著作佐郎劉章並罷章有士望秦檜
疑其不附已而寧本因其父兄與檜厚故召用之至是

檜知寧兄致仕寅之貧因其往建州省覲世母遺以白金寅報書曰願公修政任賢勿替初志尊王攘狄以開後功檜以為譏已始怒之寅嘗游嶽麓寺大書壁間云是何南海之鰐魚來作長沙之鵬鳥於是帥臣劉旦方欲摭撫張浚諸人之罪而旦潮陽人也亦大怒復訟寅於檜侍御史曹筠即奏寧兄弟阿附趙鼎章居衢州與鼎賓客交通私相朋比乃以章通判均州而寧充夔州路安撫司參議責授濠州團練副使解潛居南安軍

至是疾劇張九成往省之謂曰太尉平日所懷亦有不
足者否潛泣曰平生惟仗忠義誓與敵死以雪國恥而
不肯議和遂為秦公所斥此心惟天知之九成曰無愧
此心足矣何必令人知潛曰聞此言心中豁然矣即逝
九成壯之時秦檜猶怒潛故喪不得歸逮檜薨乃聽之
庚午紹興二十年春正月丁亥太師尚書左僕射秦檜
趨朝有挾刃於道者遮檜肩輿欲害之傷大程官數人
一軍校奮而前與之敵衆奪其刃遂擒送大理寺驗治

則殿前司後軍使臣施全也自罷兵後凡武臣陳乞差
除恩賞檜皆格之積百千負無一得者客行朝餓且死
者歲不下數十至是全以所給微而累衆每牧馬及招
軍勞而有費以此怨忿遂潛攜刃作過壬辰礮於市自
是檜每出則列五十兵持長挺以自衛 甲午普安郡
王第三子惇為內率府副率 丙午兩浙轉運判官曹
泳言左承務郎李孟堅省記父光所作小史語涉譏謗
詔送大理寺初光在貶所嘗作私史孟堅間為所親新

諸王宮大小學教授陸升之言之升之訐其事命泳究實中省及是進呈 二月庚戌軍器監丞齊旦面對乞春月禁民採捕秦檜曰正為尊育之時上曰此係利害乃下之刑部既而本部言春月在法不許採捕若止科違令之罪恐難禁止今欲犯者杖八十從之 初右朝請大夫路彬提點廣西刑獄公事代還言靜江府昭州夏稅折帛錢最重於諸州上令戶部看詳裁減戶部言二郡歲撥上供布九萬二百八十一疋欲於見納價上

三分減一每疋折納錢一千從之上又曰昨令監司守
臣任滿並以民事奏陳彬可除職名與見闕監司以示
激勸 丙辰初作玉牒所 三月癸未簽書樞密院余
堯輔參知政事 給事中權直學士院丞簽書樞密
院事 戊子觀文殿學士提舉萬壽觀秦熈為特進加
大學士充觀使 丙申詔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昌化
軍安置李光永不檢舉右丞務郎李孟堅特除名峽州
編管先是孟堅以小史事繫獄至是獄成故有是命於

是前後從官及朝士連坐者八人徽猷閣直學士致仕
胡寅坐與光通書朋附交結特落職 戊戌上謂大臣
曰近有人上書陳農田利害農者天下之大本可即施
行是日內降詔曰昨李椿年乞行經界初欲去民十害
遂從其請今聞寔失本意可令戶部逐路選委監司一
員逐一看詳應便於民者依已經界施行其乖謬反為
民害事目並日下改正具申省部日後以當否取旨黜
陟間遣御史前去察訪 庚子詔巫伋兼權參知政事

壬寅右正言章厦奏左承議郎致仕胡寅天資凶勃
敢為不義寅非胡安國之子不肯為親母持服此其不
孝之大罪也寅初傳會李綱後又從趙鼎建明不通鄰
國之間其視兩宮播遷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後來梓
宮既還皇太后獲就孝養寅乃陰結異意之人作為文
記以為今日仕進之人將赤族而不悟此其不忠之大
罪也詔寅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 乙巳上書
秦檜父故玉山縣令敏學墓碑首曰清德啓慶之碑

夏四月己未起居舍人兼玉牒所檢討官王暉言本所
見修玉牒竊見靖康二年太師秦檜入狀軍前乞存趙
氏社稷兼在軍前與莫儔爭辨以全家保天族并在中
京代上皇作書與國相建明和議並已修入玉牒外所
有元降下推戴事跡乞備錄全文關送國史日歷所照
應施行從之 洋州言真符縣民宋仲昌妻一產三子
本人姓符國號生子之日適值天申節實皇帝紹隆
景命子孫衆多之祥詔付史館 九月甲戌朔上因言

宣州米脚錢事謂大臣曰此蓋州縣並緣為姦不恤百姓
朕今日所以休兵講好者正以為民耳若州縣不知恤民
殊失朕意上又曰國家設常平倉正為儲蓄以待水旱
賑濟宜令有司以陳易新不得妄有侵移若臨時措畫
假貸積穀之家徒為虛文無實效也 甲申福建路安
撫司主官機宜文字吳元美除名容州編管元美嘗作
夏二子傳其略云天以商代夏是以伊尹相湯伐桀而
聲其剝削之罪當是時清商飈起義氣播揚勁風四掃宇

宙清廓夏告終于鳴條二子之族無小大少長皆望風隕滅殆無遺類天下之民始得安食酣寢而鼓舞於清世矣夏二子謂蠅蚊也其鄉人進士鄭煒得之特以告本路提點刑獄公事權福州孫汝翼汝翼惡之抵煒罪煒怒走行在訴元美譏毀大臣秦檜從尚書省下其章元美家有潛光亭商隱堂煒上檜啓曰亭號潛光蓋有心於黨李堂名商隱實無意於事秦他皆類此檜進呈上曰元美撰造謗訕至引伊尹相商伐桀

事其悖逆不道甚矣可令有司究實取旨至是法寺言
元美指斥國家譏毀大臣法當死上特宥之汝翼已移
知荆南府亦降二官元美竟卒于貶所 冬十月庚午
參知政事余克弼簽書樞密院事平反請自今朝參
退依典故權赴太師秦檜府第聚議從之時檜以疾
在告故也 十二月甲子秦檜始朝肩輿至宮門命二
孫直寶文閣墳直顯謨閣堪掖以升且命毋拜上甚
喜曰且得與卿相見檜頓首謝

宋史全文卷二十一下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全文卷二十二
下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編修臣裴謙履勛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卞維吉

謄錄監生臣張同履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全文卷二十二上

宋高宗十六

辛未紹興二十一年春正月丁酉詔翰林局醫生并奏
試人並令試經義十二道以六通為合格與補翰林醫
學 二月丁未詔知郢州喬大觀州學教授徐維並衝
替自今不得與堂除上謂秦檜曰趙鼎所引用多非其
人檜曰范冲中間修哲宗皇帝實錄委有妨嫌上曰祖

宗時不委當時遷謫官修史恐有謗言以欺後世也

廣南西路轉運判官陳璫知靜江府初朝廷命廣西帥臣即橫山寨市馬於羅殿白杞大理諸蠻歲捐黃金五鎰白金三百斤錦二百絕四千廉州鹽二百萬斤而得馬千有五百匹良馬高五尺率直中金五鎰他以是為差每五十匹為綱選使臣部送至行在不顛斃於道則有賞璫始令官支腳錢選使臣運鹽若及十萬斤即與部良馬一綱至行在 甲寅夜雨雹 乙卯詔諸州

各置惠民局 壬戌簽書樞密院事丞充大金祈請

使請歸皇族等事 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魏砢卒於

衢州自秦檜用事士大夫平日少失其意禍輒不測當

始議和時砢與檜異論檜嘗欲除近郡砢遜辭不就奉

祠十餘年寓居常山僧舍一室蕭然卒免於禍焉初趙

鼎既謫居嘗謂其客方疇曰自鼎再相除政府外所引

從官如常同胡寅張致遠張九成潘良貴呂本中魏砢

皆有士望異日決可保其無他其後諸人流落之久雖

死不變疇乃信服 三月丁亥上曰州縣多催理積欠
民間重困朕頃在京東親覩其害可令戶部照年分蠲
放 夏四月庚戌禮部侍郎知貢舉陳誠之等言攷到
博學宏詞科合格人下等監潭州南嶽廟莫中臨安府
錢塘縣主簿葉謙詔並與堂除 閏四月甲戌王揚英
知泰州揚英自尚書郎斥去意望還朝會秦檜父病乃
上書薦熺為相於是檜以郡處之 丙子上策試南省
舉頭鄭聞已下於射殿制策曰朕承中興之運任撥亂

之責所賴於有官君子者為至切矣顧徂於聞見小慧
相先謂了官事為癡謂履忠信為拙以括囊為深計以
首鼠為圓機何灑濯可以革舊俗何陶染可以成美化
舉人趙遠對策略曰蓋自藝祖即位尊禮趙普以為社
稷臣重其權信其人雖一時舉職如雷驟不能間也顯
然示天下以好惡之所在磨以歲月使天下之士洗濯
自新風俗一變又曰廊廟大臣有質正不撓者出身捍
難作多士之氣以摧折倉卒之變維持至今此道不墜

今陛下已尊任其人矣是宜明諭天下以好惡所在而又有以振厲之每進一人惟其癡惟其拙每退一人惟其深計惟其圓機則天下之士庶幾稍知向方然臣尚有私憂過計者慮陛下尊所聞之不堅異時或有言今之癡者為真癡今之拙者為真拙今之深計者為有德今之圓機者為有謀而陛下疑雖聖主在上賢臣輔相臣不敢謂安靜之福如今日詳定官擬達第五上覽策謂有古文氣乃擢為第一遂賜達等四百四人及第出

身先是潼川府路提點刑獄公事楊椿被檄考四川類
省試策問方今君臣同德之懿因論漢文帝不任賈誼
為公卿等事舉人張震答策言文帝屈己和親而誼欲
以表餌繫單于此不適時之論又言主上淵默思道上
天眷祐為生賢佐一德之誠克享天心椿定為榜首檜
大善之及唱名震居第四戊子特奏名進士昌永等
五百三十一人武舉進士湯鶯等六人授官有差五
月乙丑秦檜奏欲令國子監復刻五經三史上曰其他

闕書亦令次第雕板雖重有所費亦不惜也 六月癸酉上曰近有進易說者以為易非卜筮之書自古以易筮春秋多載其事易有聖人之道四卜筮乃其一豈可以易占為非 秋七月壬寅都大主管成都等路茶馬監牧公事符行中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行中嘗欲增簡州鹽筴以其事屬雅州軍事推官李燾燾力拒之張浚謂有臺諫風燾丹陵人初第進士調華陽簿未上讀書龍鶴山之巽巖會詔舉賢良張燾見其所著五十

策善之然不果薦 丁巳宰執奏茶鹽法成書上曰法
已定當令久遠遵守往時隨事變更雖可趣辦目前日
後入納稀少非善計也 遂寧府言自紹興十七年至
二十年嘉禾瑞麥歲不絕凡一百有六 辛未提舉詳
定一司敕令秦檜等上重修京湖淮浙京西路茶鹽敕
令格式二百六十卷 八月壬申揚武翊運功臣太傅
鎮南武安寧國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咸安郡王韓世
忠為太師致仕是日世忠薨於賜第年六十三始世忠

得疾將吏問疾卧内世忠曰吾以布衣百戰致位公王
賴天之靈得全首領卧家而没諸君尚哀其死耶世忠
少時為省倉負米之役慄悍絕人不用鞭轡能騎生馬
駒家貧無生業嗜酒豪縱不拘繩檢人呼為潑韓五有
日者席某嘗言世忠當作三公世忠怒其侮已痛毆之
年十八始隸軍籍挽強馳射勇冠軍中其制兵器凡今
跳澗以習騎洞貫以習射狻猊之鏐連鎖之甲斧之有
掠陣弓之有克敵皆世忠遺法嘗中毒矢洞骨則以強

弩拔之十指僅全四不能動身被金瘡如刻畫晚以公
王奉朝請絕口不言功名自罷政居都城高卧十年若
未嘗有權位者而偏裨部曲往往致身通顯節鉞相望
歲時造門類皆謝遣獨好浮圖法自號清涼居士於時
舉朝憚秦檜權力皆附麗為自全計世忠於班列一揖
之外不復與親逮薨有詔選日臨奠檜遣中書吏韓瑊
以危語脅其家於是其家辭而止追封通義郡王其子
直敷文閣彥直直祕閣彥樸彥質彥古皆進職二等孫

右承奉郎挺杖並祕閣賜五品服 九月戊戌朔大理

寺主簿丁仲京面對論贍學公田多為形勢之家侵占

請佃望詔提舉官覺察上謂大臣曰緣不度僧常住多

有絕產其令戶部併撥以贍學既而本部乞令提舉司

置籍拘管其無敕額菴院亦依此施行從之 辛丑夜

雷 丁巳增築景靈宮用韓世忠賜第為之 簽書樞

密院事巫伋自金國使還

趙性之曰巫伋作祈請使而無祈請之詞投書而已議者

謂不識字之承局可優為也

冬十月甲戌上幸清河郡王張俊第

壬午制拜俊太師 癸未秦檜奏臨安給匄者錢米自
歲十一月為始上曰此事所濟甚大苦寒之時貧者遂
得以活也普安郡王時在藩邸每遇天寒雨雪淹久都
下居民有甚貧而無所得食者必命輟俸米以賑之歲
以為常 甲午王伯淮知臨江軍代還言清江縣有苗
稅錢四十餘貫苗米四百餘碩人煙田產並在筠州高
安縣上頃苗稅在經界法謂之窩佃在鄉村謂之包套
未經界之前尚可追理經界既定兩縣名隨產經量承

認本鄉元額稅苗則清江有稅無田高安有田無稅又
兩縣一時結局清江不免以無田之稅增均於元額之
田高安即以無稅之田減均於元額之稅是高安得偏
輕之利清江得偏重之害矣望下諸路究實改正詔委
本路轉運判官盧奎先是淳化中建筠州之瀟灘鎮為
郡割高安之兩鄉以隸之繇是有交鄉寫佃之弊左
中奉大夫王居正卒秦檜之初相也居正時為修注嘗
白上以檜作相前所言皆不讎檜憾之及檜專國居正

畏禍屏居常州時事一不掛口檜猶奪其職奉祠十餘
年十一月戊戌主管台州崇道觀程敦厚直徽猷閣
敦厚獻紹興聖德詩極言和戎之效又獻秦檜詩有誕
生聖相扶王室之語乃有是命庚戌參知政事余堯
弼罷壬子詔諸路公私房廊白地錢並減半乙卯
黃子游知池州還言農田水利上謂大臣曰聞陂田多
為人侵占可令有司措置毋妨衆用翌日進呈上曰須
常平官得人若監司得人事無不濟近時監司多端坐

不出提點刑獄職在平反尤當徧臨所部宜戒飭之
十二月尚書司封負外郎王葆言民間多銷銅錢為器
利率五倍乞禁約詔申嚴行下 壬申夜雷 庚辰雪
時上以雪未應期遣人禱太一祠雪遂作 癸未戶部
負外郎李濤面對論近置諸州惠民局慮四方藥方差
誤望以監本方書印給從之

輪官面對正欲聞朝廷之利害天下之休戚今以權
姦在位不言其當春禁樵捕則言惠民局藥方差誤
所言僅及此而稍涉時政則禁不敢發口是則
果何取於輪對哉人言不通國事從可知矣

壬申紹興二十二年春正月己亥雷 二月壬午詔建祚德廟於臨安府尋進封程嬰為強濟公公孫杵臼為英畧公韓厥為啓佑公升為中祀 三月丁酉右承務郎王之奇之荀並特除名之奇送梅州之荀追所有官送容州並編管二人皆庶之子 上因言庶為人凶悖深沮休兵之議幾誤國事 壬寅提舉台州崇道觀葉三省落職筠州居住監臨安府作院王遠除名高州編管先是三省嘗與趙鼎王庶通書力詆休兵之議明州進

士陳燾得其真蹟并遠遺三省猶子書上之詔送大理
上曰此不可不懲庶後來者知畏乃有是命 己酉秦
檜曰今內外無事所乏者循吏爾上曰然守令非人不
可不治若置而不問則全無忌憚矣上又曰錢穀大計
亦要戶部得人朕觀徽宗朝戶部之職多自發運轉運
使擢用蓋以經歷民事諳練財賦故也 癸亥宰執進
呈大理寺主簿丁仲京面對劄子論遠方州縣預借人
戶稅租有借及一二年者其間復以本色紐折見錢價

又倍之輸納稍緩加以嚴刑上曰此多是州郡妄用若搏節不至如此可申嚴行下如違令監司按劾御史臺彈奏夏四月己巳司農寺主簿盛師文面對論頃嘗指揮州縣貧乏之家生男女不能贍養者每人支錢四千後改支義倉米一碩然近如臨安市井窮民未聞有得斗米千錢者況於鄉村與夫窮僻鎮聚望申嚴舊令戒以舉行從之丙子簽書樞密院事丞弼罷弼與秦檜居同鄉一日檜在都堂偶問弼云里中有何新事弼

不敢對徐云近有一術士自鄉里來頗能論命檜色變
謂伋曰是人言公何日拜相伋皇恐而罷章厦聞之即
劾伋陰懷異意以搖國是林大鼎亦奏伋黷貨營私於
是並遷二人而伋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辛巳拜厦為
簽書樞密院事

講義曰伋伋術士之對蓋恐輒及時事以觸檜之怒
故舉泛然不切之事聊以塞責云爾而檜勃然變色
遽喉使言路逐之惟恐他人攘己之位雖檜之猜狠
忌克不近人情然亦可以為依阿取容諂事權貴者
之戒矣

五月辛丑右諫議大夫林大鼐言比來遐方多有健訟之人州縣漕憲未結絕則伸冤於部於臺於省官司必與之移送重定外方往往觀望為之變易曲直欲令後所訟曾經結絕官司須具情與法敘述定奪因依謂之斷由人給一本厥有番異仰繳所給斷由於狀首不然不受理使官司得以參照批判將來事符前斷即痛與懲治亦無訟之一策也從之 襄陽大水平地丈五尺漢水冒城而入知府事榮璉乘桴得免 容州奏野

蠶成繭 六月戊子上謂大臣曰檢鼓兩院近日絕少
論利害文字恐有阻節可下所屬檢察 尚書禮部侍
郎陳誠之以母憂去先是秦檜嘗諭誠之曰事有所聞
可以片紙見諭蓋檜方用告訐以擢人材誠之不領其
意以此頗忤檜左朝散郎張九成時謫居南安軍或問
九成曰近日士大夫氣殊不振曾無一言及天下事者
豈皆無人材邪九成曰大抵人才在上之人作成若摧
折之則此氣亦索有道之士不任其事安肯自辱哉秦

公方斥異已大起告訐此其勢欲殺賢者然未必不反
激人之言子姑俟之 知瀘州馮楫卒楫以傳會和議
故為秦檜所厚帥本路者凡八年 秋七月甲辰將作
監主簿孫祖壽面對言祖宗格法尤重親民之官近歲
格應薦舉者既未必能一一知人而生弊日滋遂有踰
越舉貢之數重發奏牘以掠虛惠其被舉者往往爭先
到部密賂胥吏放散舉主以絕後至甚至於昧其所知
公納厚賄使守節寒士甘心遐遺其違聖化敗士風也

明矣欲望申飭有司增重法令有犯必行詔刑部申嚴
行其受賂一節立法申尚書省其後本部請以受所監
臨財物論著為令從之 八月丁亥提舉台州崇道觀
趙子彥卒於是恩平郡王璩以憂去官 九月丁卯左
朝奉郎周楸言前任知蘄州從士民之請修復河隄以
捍水勢工費已具望委州縣就農隙興役上可其請因
謂大臣曰不獨蘄州凡沿淮有當備水患去處悉令曹
臣同守臣措置 己酉殿中侍御史兼崇政殿說書宋

樸為侍御史樸甫受命即劾簽書樞密院事章屢詔屢
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乙卯致仕劉一止上中興聖
德詩擢敷文閣待制 冬十月甲戌御史中丞宋樸簽
書樞密院事樸自撫州學官召還甫踰年而執政 庚
辰詔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昌化軍安置李光依已降
指揮永不檢舉知台州蕭振池州居住從政郎楊煒特
貸命追毀出身送萬安軍編管初光既參大政煒以朝
廷和議為非作書欲獻光先見振言其意光不答及是

振知台州煒為黃巖令政頗有聲振遂薦煒改秩又移
書浙東提刑秦昌時同薦之昌時檜猶子也不許煒在
官鉏治凶惡無所貸俄縣吏得煒書有詆檜語昌時聞
於朝詔送大理寺仍大索煒家得所草萬言書語益切
煒具伏刑寺奏煒當死上特宥之 十一月辛丑知常

州錢周材獻紹興聖德詩詔周材充集英殿修撰 癸

卯左朝奉郎凌景夏知筠州景夏在館士與秦檜異論
開居凡十餘年 戊申合祀天地於南郊赦天下 丁

已太府卿兼權戶部侍郎徐宗說權尚書戶部侍郎宗說頗有心計吏不能欺然附秦檜以至從官常為檜營田產時人目宗說為莊客 戊午知建康府楊愿薨先是愿守宣城其表弟王炎調蘄水令往見之醉中偶謂愿曰昔嘗於呂丞相處得公頃歲所通書其間頗及秦丞相之短尚記憶否愿聞之色如死灰自是留炎不得去始患之會愿移守金陵燕監司大合樂守卒皆怠炎即青溪得客舟而去愿覺既失炎憂撓成疾至是薨

十二月福州舊法民歲輸錢而受鹽於官其後不得鹽而輸錢如故民多私鬻而官亦不問至是張宗元知州事始再推鹽犯法者滋多人不以為便安撫司屬官胡憲上書於宗元告以為政大體宗元不悅久之憲請獄祠而去

癸酉紹興二十三年春正月己亥致仕高閔卒閔退居明州秦檜欲卜其向背因其鄉人姚孚者達意於閔欲以弟之女子其子閔辭之遂致其仕絕口不言時政杜

門觀書卒免於禍云 戊午知鎮江府王循友移知建

康府

趙性之曰王循友乞加秦檜九錫雖不行俄自知鎮江遷知建康府識者不敢言惟以目相視而已

二月辛未改虔州為贛州貢水至城東北與章水合

故名焉 三月癸卯知南外宗正事士瑀言宗子善軫

在學實及二年文藝卓然衆所推譽乞免文解一次上

曰近日宗子多讀書誠可喜也 戊申左朝請郎范彥

輝追毀出身除名勒停送荆門軍編管初彥輝為太府

寺丞嘗作夏日久陰詩云何當日月明痛洗蒼生病殿

中侍御史魏師遜奏彥輝陰懷異意謗訕朝廷法寺鞠實故有是命 癸丑江南西路轉運司主管文字王歷候令任成資日優與陞擢差遣歷居撫州恃秦檜之勢凌奪百姓田宅甚於寇盜江西人苦之 夏四月辛巳詔諸州編管羈管人聞比來囚禁鎖閉甚於配隸可令遵守成憲 乙酉詔利州歲鑄錢以九萬緡為額視舊額減五分之一仍並鑄折二錢 六月己未王之道通判安豐軍之道以上疏言兵故坐黜者十四年 辛酉

上謂大臣曰近日霖雨所在民田有被水患者可下州縣遣官檢放苗稅 壬戌國子監丞吳武陵面對乞申嚴荆湖福建士民不舉子之禁令保伍更相覺察月上娠產之數於官兼申給錢之令詔監司丁寧州縣悉意奉行其有顯績去處保明申奏推賞 己卯潼川大水涪江漲庚辰玄武江漲水四面懷城奄至人方惶駭爭保城西牛頭山寺山趾大溪橋壞水大至平地丈五尺死者甚衆 秋七月辛卯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王綸面

對乞委有司將先聖從祀之士詳加蒐括自國子監為始重行彩繪以其式鏤板遍下諸郡縣詔送禮部 庚

戌右諫議大夫史才言浙西民田最廣而平時無甚害之憂者太湖之利也數年以來瀕海之地多為軍下兵卒侵據為田隊伍既衆易於施工累土增高長隄彌望名曰埧田旱則據之以溉而民田不沾其利水則遠近汎濫不得入於湖而民田盡沒矣欲望委本路監司躬行究治盡復太湖舊迹使軍民各安其職田疇盡蒙其

利從之 八月己酉鄭康佐知惠州代還言陛下臨御
以來詔令為民而下者十常八九所以天祐一德民懷
有仁然親民莫如守令按察莫如監司若監司巡歷或
不周徧則遐方僻壤郡邑官吏循習弛怠奉行必有不
謹者望申飭攸司自中興以來省刑罰薄稅斂凡恤民
寬厚之詔令編類成書以賜守令仍令監司歲內分巡
所部要務周備以察奉行詔令之當否官吏之勤惰庶
幾咸思振舉庶職惠養黎元以稱勵精求治之意詔令

敕令所編類 丙戌薛仲邕為大理司直仲邕曹泳之甥故秦檜用之 是月諸路發解舉人而右文殿修撰秦埴當就兩浙轉運司取應檜親黨或謂平江府觀察推官蕭燧曰秋試必主文漕臺燧詰其故曰丞相有孫就舉將以屬君燧謝曰燧初仕敢欺心耶漕檄下乃秀州也至則溢負就院易一張教授者去埴果前列燧清江人進士甲科既為檜所怒自是浮湛州縣者十年九月丁亥王之望提舉湖南常平茶鹽公事之望自荆

門代歸獻啓於秦檜歷敘勞績每句疏解其下又上秦
熹書頌其德合於坤之六二遂有是命 甲午上諭大
臣曰聞潼川路水災可令轉運常平司將被災州縣檢
放賑濟 庚子敕令所刪定官吳增面對乞上禁捕鹿胎
為飾因舉真宗皇帝不殺羊羔事以為自澶淵講好之
後十有九年不言兵而天下富庶者其源蓋出於此詔
刑部申嚴施行 辛亥宰執進呈知靜江府陳璘奏廣
西和糴事上曰璘善治郡與除直祕閣知潭州其他有

昏耄不任事之人令自陳宮觀時秦檜當國凡謫官在
嶺外者雖其親舊不敢相聞蓋傾險急進者或窺伺中
傷以為奇貨璫頗能調護遷客通判靜江府汪應辰檜
之所不樂者璫獨與之相善於是檜薦璫有材召赴行
在至則復以長沙命之上亦莫測其故也 冬十月戊
辰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宋樸罷 壬申右諫

議大夫史才簽書樞密院事 先是臨安府守臣曹泳
薦監激賞酒庫龔釜於秦檜使掌平江府秀州莊屋釜

既改秩令權監六部門釜因徧詣田所相視有瘠薄者
即追售田之人勒償元直民甚苦之 壬午監察御史

鄭仲熊守右正言前四日仲熊與監察御史王綸俱被
引對而仲熊有是命時秦檜秉政久而張俊楊存中為
檜所厚於是仲熊首論定國是久任用與推誠於有功
之宿將其言率多阿附時論鄙之 十一月壬辰經筵
講尚書徽章賜秦檜玉帶名馬癸巳宰執奏呈上顧謂
檜曰朕記此書自說書官尹焞始觀焞進講皆其師程

頤之說餘無所取檜曰程氏之徒祖宗之諱不避而諱其師之名甚嚴事君事師之道恐不當有厚薄兼已受官乃更欲廩人繼粟庖人繼肉曾不思孟子處賓師之位仕而不受祿則有此禮先是胡安國奉詔修春秋傳於諸經正文不諱故檜及之然程頤元祐中實未嘗言祿也 甲午右正言鄭仲熊言工部員外郎楊迴監察御史胡襄心嚮胡寅之門有識之士為之切齒蓋自趙鼎妄立專門互相標榜大開交結詭計固密有司附會

不論才與不才有是說必寘之高等士子扼腕二十年於茲今襄又為之唱欲使人人盡歸於趙鼎胡寅之門而後止於是迴襄並罷 閏十二月乙酉雪上曰適當臘中來歲農事可喜也

甲戌紹興二十四年春正月癸酉初詔郡國同以中秋日試舉人舊諸州皆自選日舉士故士子或有就數州取解者至是始禁之 戊寅地震 二月乙未貢院言應博學宏詞科新平江府錄事參軍莫濟監潭州南嶽廟

王端朝合格並循資與堂除三月丁巳尚書司勳負
外郎兼權中書舍人孫仲鼐罷以右正言鄭仲熊論仲
鼐攝職成均力主專門以私黨與故也仲鼐嘗為李光
客故仲熊劾之辛酉上御射殿策試正奏名進士先
是秦檜奏以御史中丞魏師遜權禮部侍郎湯思退右
正言鄭仲熊同知貢舉而吏部郎中沈虛中及監察御
史董德元張士襄等為參詳官師遜等議以敷文閣待
制秦埴為榜首德元從謄錄所取號而得之喜曰吾曹

可以富貴矣遂定為第一榜未揭虛中遣吏踰牆以白
秦熺及廷試檜奏以士襄為初考官仲熊覆考思退編
排而師遜詳定虛中又密奏乞許有官人為第一至是
策問諸生以師友之淵源志念所欣慕何修而無偽心
何治而克誠填對策曰自三代而下俗儒皆以人為勝
天理而專門為甚言正心而心未嘗正言誠意而意未
嘗誠言治國平天下而於天下國家曾不經意頑頓亡
節實繁有徒慮以不懷諼而嗜利自營者比而不黜顧

欲士行之無僞譬猶立曲木而求直影也舉人張孝祥
策曰往者數厄陽九國步艱棘陛下宵衣旰食思欲底
定上天祐之畀以一德元老志同氣合不動聲色致茲
昇平四方協和百度具舉雖堯舜三代無以過之矣又
曰今朝廷之上蓋有大風動地不移存趙之心白刃在
前獨奮安劉之略忠義凜凜易危為安者固已論道經
邦變和天下矣臣輩委質事君願視此為標準志念所
欣慕者此也曹冠策曰自伊川唱為專門之學蔽於一

曲不該不徧述正道而稍邪哆好誇大而無實用習其學者尤為迂誕為師者不傳旨要而使之默會為友者不務責善而更相比周故凡為伊川之學者皆德之賊也於是師遜等定塤為首孝祥次之冠又次之上讀塤策皆檜嬉語遂進孝祥為第一而塤為第三賜孝祥以下三百五十六人及第至同出身時檜之親黨周夤唱名第四仲熊兄子右迪功郎時中第五秦棣子右承務郎煇楊存中子右承事郎倓並在甲乙科而仲熊之兄

孫績趙密之子成忠郎龐秦梓之子右承事郎煇德元之子克正曹泳之兄子緯檜之姻黨登仕郎沈興傑皆中第天下為之切齒冠檜館客也

龜鑑曰倫魁所以待天下士也既私其子燿又私其孫父子親黨環列要津雖霍光之根據亦不是過云大事記曰檜子燿既嘗為舉首又以其孫墳為舉首上覺之遂居第三進士榜中悉以其親黨居之天下為之切齒而士子無復天子之臣矣

丁卯簽書劔南東川節度判官廳公事趙達為秘書省校書郎先是總領四川財賦符行中有子預薦意達

必為類試考官密以文屬之達不啓緘既試符子氏不預奏名行中怒因事摺撫達甚峻然不能害也 丙子

特奏名進士呂克成以下四百三十四人武舉進士鄭砮等十六人特奏名二人授官有差 庚辰提舉台州

崇道觀朱貺知建康府先是王循友守建康因事忤秦檜故罷去而用貺代之 夏四月乙巳進士孔楮襲封

行聖公先是楮之父衍聖公玠卒於衢州守臣以聞故有是命 五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癸亥監察御史王

綸罷綸本中丞魏師遜所舉至是綸以論事忤秦檜意
師遜懼即自言智識淺昧於綸不得其詳望將綸罷黜
庶使臣有改過之實云 六月癸未朔提舉江州太平
興國宮汪藻卒藻黜居八年累赦不宥請還政不許至
是卒藻工於儷語其所為制詞人多傳誦 癸巳簽書
樞密院事史才罷 甲午御史中丞魏師遜簽書樞密
院事尋兼權參知政事 辛丑前知建康府王循友特
貸死免籍沒家財送藤州安置男前江南東路安撫司

主管機宜文字浚追兩官弟新奉國軍節度推官循訓
追四官送雷州編管新添差通判饒州韓參追兩官送
德安府編管並勒停除名初循友在任嘗刺配秦檜族
人檜銜之遂興此獄 己酉大理評事劉敏求面對言
比年監司郡守有以一章而舉二人甚至於三四人前
所舉者未用後來求者復舉之名曰改舉黷害風教莫
此為最望申嚴法禁無故而改重寘以法從之 秋七
月癸丑右正言鄭仲熊言前知雷州王趯頃在任日每

有被罪南竄者則厚賂津置為之橐囊結成死黨今聞在全州遂與海外罪人為地或謂擅離受責之地逃匿趙家欲望特降眷旨押王趙前來大理寺究治仍令日下押還元責地分詔依所請先是李光謫居昌化軍因趙寓書秦檜以求內徙檜見書疑光擅離貶所大怒故有是命安民靜難功臣太師靜江寧武靖海軍節度使醴泉觀使清河郡王張俊薨於行在年六十九翌日輔臣進呈上曰張俊遽亡曩者張通古來俊極宣力與

韓世忠等不同恩數宜從優厚俊晚年主和議與秦檜意合上厚眷之其麾下將佐若楊存中田師中王德趙密劉寶皆建節鉞或至公師幕府諸僚為侍從帥守者甚衆 壬戌詔四川制置總領司許於茶馬司寬剩錢內撥取以寬民力時茶既貴售諸場大段溢額而買馬之數復不加多茶馬之富甲於天下率以歲剩上供至是詔捐以予民蜀人稍蘇矣 主管台州崇道觀程敦厚靖州居住先是敦厚既斥歸久不用乃上疏曰臣切

惟陛下當搶攘感迫之中爰立同德付以魁柄任天下所不敢任之責而成天下所不能成之功今國是大定鄰好胥穆猶泰山而四維之尚何憂何慮而臣切有不能自己者蓋昔之怙亂害成之流鼠伏狙伺尤為可畏願陛下力遏朋邪之萌以幸海內然秦檜薄其為人卒謫之甲子右正言鄭仲熊言知成都府蕭振曩緣趙鼎用事倡為專門之說振阿附之自謂其曲學出於程頤殊不知頤在先朝固嘗見詆於識者如蘇軾尤嫉其奸

振亦何知乃藉為仕進之梯詔振落職放罷依舊官觀
池州居住 乙丑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符行中為
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公
事鄭靄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靄與行中在蜀中饋
遺秦檜不可計雖歲時寒暄之問亦必用金獅子二枚
坐書焉 八月丙戌鄭作肅知吉州還入見奏本州自
兵火後每歲椿辦黃河竹索錢六千六百餘緡見拖欠
四萬餘緡重困民力望并賜蠲放上可其奏秦檜怒後

旬日殿中侍御史董德元即奏作肅朋附席益中傷善類及知常州張浚主兵行橫斂之法作肅極力率先督辦比守吉州多斂軍需賤市官米又賈販油布之屬以規厚利詔令本路提刑司取會具案聞奏 丁亥遣戶部員外郎鍾世明同四川總領措置裕民自講和後歲減川錢四百六十萬緡有奇朝廷猶以為重於江淮故有是命 壬辰上諭秦檜曰近輪對者多謁告避免百官輪對正欲聞所未聞可令檢舉已降指揮約束施行

於是申嚴行下 丙午禮部擬定故太師清河郡王張
俊贈典乞依韓世忠例先是上諭秦檜曰武臣中無如
張俊者比韓世忠相去萬萬贈典宜從優厚及是進呈
上曰可與贈小國一字王於是特封循王國朝淳化以
後異姓不封真王其追封蓋自俊始後諡忠烈

史臣曰上之於世忠待遇賜予視諸將最厚與張俊
語多摧折告戒之辭俊之立功蓋有所激及俊死稱
謂之美如此抑揚
予奪有深旨哉

九月己巳太師左僕射秦檜等進呈徽宗皇帝御集

凡百卷上自序之權奉安於天章閣壬申安奉御集禮
儀使秦熹言伏覩進呈御集前夕密雲閣雨翌日迎奉
出秘書省天宇廓清皎月如晝仰見聖孝感格伏望宣
付史館從之 冬十月壬午秦檜奏諸路州今歲豐熟
間有高田旱傷去處上曰可令依條檢放公私欠負仍
住催理其係官年歲深遠者委戶部開具取旨除放仍
令常平司措置通融糶糴務令兼濟毋致失所 權吏
部侍郎施鉅言屬者誤蒙聖選銜命出疆禮備將還而

鄰國之君嘗問陛下師臣所兼何職又問今年有幾臣
皆以實對茲有以見陛下聖明登崇賢哲朝廷尊榮故
寶鄰信而仰重之也伏望宣付史館昭示萬世從之

十一月庚戌朔新建龍圖等六閣成 甲寅知臨安府
曹泳權戶部侍郎兼權知臨安府時徐宗說久病故以
泳代之泳倚勢妄作又甚於宗說時秦檜晚年怒不可
測而泳其親黨凶焰熾然 乙丑簽書樞密院事兼權
參知政事魏師遜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丙寅恩平

郡王璩從吉還舊官 丁卯權尚書吏部侍郎施鉅參
知政事權尚書吏部侍郎鄭仲熊簽書樞密院事自秦
檜專國士大夫之有名望者悉屏之遠方凡齷齪萎靡
不振之徒一言契合率由庶寮一二年登政府仍止除
一廳謂之伴拜稍出一語斥而去之不異奴隸皆褫其
職名閣其恩數猶庶官云故自万俟卨罷至此十年參
預政事之臣才四人而已 戊辰少保觀文殿大學士
充萬壽觀使兼侍讀提舉祕書省秦熺加恩遷少傅封

嘉國公

左奉議郎通判武岡軍方疇除名永州編管

疇坐與流人胡銓通書為守臣李若樸所告 十二月

辛巳左朝奉郎知蜀州孫道夫主管台州崇道觀從所

請也道夫在郡九年遇事明了州人目之為水晶燈籠

丙戌魏安行送欽州編管主管台州崇道觀洪興祖

送昭州編管先是右正言王珉言程瑀昨在開廢輒取

先聖之書肆為臆說洪興祖則為文以冠其首魏安行

則鏤板以廣其傳朋比之惡蓋極於此望將見今鏤板

速行毀棄重賜施行故有是命 丁亥勒停人王趯追
三官送辰州編管先是詔湖南廣西憲臣親往捕李光
押還元責地分仍逮趯赴大理獄既而事皆虛特有是
命

乙亥紹興二十五年春二月壬寅左朝議郎沈長卿追
兩官送化州左從政郎芮燧追一官送武岡軍並勒停
除名編管長卿舊嘗與李光啓曰縉紳守和親甘出婁
欽之下策夷狄難信結孰慮吐蕃之劫盟與其竭四海

奉豺狼之歡何至屈萬乘下穹廬之拜秦檜已惡之至
是與燈同賦牡丹詩燈詩有今作塵埃奔走人之句為
鄰舍人所告以為譏議送大理寺乃有是命是日宰執
進呈鄭仲熊默無一語罷朝秦檜頗咎之 三月己酉
詔尚書左司郎中張士襄奉使不肅可罷見任士襄使
金還入對奏事欺罔上怒秦檜與士襄里黨止以其不
肅罷之 辛酉詔知靜江府呂愿中令赴行在奏事先
是靜江府有驛名秦城愿中約賓寮共賦秦城王氣詩

以侈其事衆人皆賦其不賦者唯監潭州南嶽廟劉芮
常平司幹官李燮本府觀察支使羅博文三人而已秦
檜喜乃奏愿中招降南丹有勞進其職至是召

龜鑑曰聖臣元聖之稱九錫副車之請秦城王氣之
獻彼固欲以媚檜也檜乃欣而受之其將何為也耶
檜而不死則中興事業未可知也他相或一年或二
年或不數月而檜乃譴權專寵至十八年檜之罪所
謂上通於天萬
死不足贖也

庚戌知肇慶府章元振提舉廣南東路常平茶事兼
東西路鹽事時秦檜除吏多親故間亦用同鄉同榜之

士然必其人自敘且力禱然後得之元振與檜同登第
甘於遠宦未嘗以私書干檜前知潮州監司薦其治績
但籍記中書而已至是稍錄之 丙子百官以國忌詣
景靈宮參知政事施鉅擁蓋入櫺星門衆論大喧鉅始
送其卒於有司亦不待罪時臺諫方共摘其罪鉅自是
不安於位矣 夏四月己卯萬壽觀使秦熈自建康還
入見時秦氏權震天下熈過平江守臣湯鵬舉伺候迎
送甚謹至建康遊茅山因留詩華陽觀有家山福地古

云魁一日三峯勝氣回之句留守宋貺即鐫板揭於梁間
熈再來見牌側有白字隱然提梯視之乃曰富貴而
驕是罪魁朱顏綠鬢幾時回詰其所自了不可得貺與
道流皆懼而熈不懌 乙酉參知政事施鉅罷 己丑
江南西路安撫司參議官張瑜知秀州秦熈之過秀也
瑜攝守事作袞綉堂繪檜熈像於中故有是命 台州
闕守州人詣御史臺舉通判州事管鑄侍御史董德元
奏罪人李光之子名孟津者其繼母乃鑄之妹故鼓率

士民舉鎬為知州望將鎬先次放罷以破其姦計併議
孟津鼓唱之罪辛卯詔鎬放罷孟津令紹興府羈管李
光之得罪也其弟寬亦被羅織除名勒停長子孟傳中
子孟醇皆待行死貶所仲子孟堅以私史事對獄掠治
百餘日除名編管孟津其季子也至是亦抵罪田園居
第悉皆籍沒一家殘破矣 甲午添差通判信州呂忱
中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忱中稽中族兄弟也
訐守臣林機陰事以告秦檜故就用之 癸卯黃兌提

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允娶秦檜兄女曹泳薦用之五月丁未朔日有食之陰雲不見時太廟仁宗室柱生芝草九莖左迪功郎沈中立為頌以獻戊申上諭大臣曰朕每以歲豐為上瑞雖靈芝朱草固未嘗以為意至於宗廟產之則非他比有沈中立進頌俟降出可觀之詔中立循一資勾龍廉獻聖孝金芝頌詔進秩一等戶部侍郎曹泳言諸路免行錢欲乞截日並行住罷仍令百官不得下行買物庶幾少寬民力從之癸

丑侍御史董德元言左朝散大夫趙令衿詐偽不情專
事狂悖交結罪人伺探國事詔令衿汀州居住先是令
衿自泉州代還寓居衢州嘗召客觀月令衿因觀秦檜
家廟記文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之句右通判州事
汪召錫州學教授莫汲皆於坐間聞之召錫娶檜兄女
遂令汲告令衿評論日月無光謗訕朝政德元聞而劾
之故有是命 壬戌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兼權中書舍
人劉珙罷時秦檜微示風旨欲為父作諡以珙不即奉

行也怒風言者論之侍御史董德元即奏珙每見詞頭稍多輒有憚煩之意乃罷之知信州林機移知邵州機嘗奏秦檜父祠堂生芝草又為檜搜求水精民極以為擾至是為呂忱中所託檜始咎之六月庚辰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鄭仲熊罷尚書禮部侍郎湯思退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洪遵復為祕書省正字湯思退薦之也既而遵之父英州安置皓亦主管台州崇道觀袁州居住詔改岳州為純州岳陽

軍為華容軍先是左朝散郎姚岳獻言秦檜謂岳飛躬為叛亂以干天誅湖湘漢沔皆其生時提封之內而巴陵郡猶為岳州以叛臣故地又與其姓同顧莫之或改事下本路諸司於是知荆南府孫汝翼等言按水經汨水與純水合羅淵即今巴陵郡是也純之為字有純臣之義焉其言純粹純白純常皆靜一不雜之義足以洗叛臣之污故有是命岳嘗為飛幕屬至是自謂非飛之客且乞改州名士論鄙之秋七月戊申宰執進呈疎

決文字上曰行在刑獄皆已審克外路須令憲臣躬詣
州縣庶無冤濫已酉秦檜奏曰陛下欽恤庶獄異境所
推今欲令大理正一負往決浙西滯獄以稱德意上可
之 戊午添差通判衢州汪召錫提舉荆湖南路常平
茶鹽公事秦檜賞其訐趙令衿且令圖張浚乃奏昨得
旨汪召錫已死欲與其弟召錫推恩詔令除職 甲戌
交趾郡王李天祚進封南平王天祚遣使入貢故有是
命 八月辛巳秦檜進呈看詳守臣到任所陳裕民五

事上曰守臣陳獻利害當令國與民皆足乃為稱職如
建炎間時方艱難財用匱乏翟汝文知越州乃盡放散
和預買及鑑湖官不恤國計而專欲盜名如此等人國
家何賴焉 丙戌尚書吏部侍郎董德元參知政事德
元登第七年而執政自呂蒙正以後所未有 壬辰權
尚書刑部侍郎張柄知潭州柄秦檜死黨也時張浚謫
居永州檜猶忌浚故使柄與汪召錫共察之 癸巳昭
州編管洪興祖卒初趙鼎罷相居會稽其門人方疇為

秦檜答張九成有立朝須優游委曲之語因曰秦檜亦
今之賢者安得有此怪論鼎曰此南方之所謂賢者北
方之賢者必不爾也疇曰公既知之安得薦之於上乎
鼎曰張德遠罷相之後鼎再相上曰卿既還朝見在政
府去留惟卿意鼎曰秦檜不可令去一日檜留身下殿
有喜色謂鼎曰檜適求去上云公自知檜令檜與公商
量鼎握檜手曰吾輩當以國事為心也檜由是安跡益
行止非人所能也至是疇默數檜再專國柄十有八年

士大夫死於其手者甚多則鼎言非人所能為信哉

甲午兩浙轉運副使鍾世明乞四川諸路應係大鐵錢並依利州路作二文使用官司不得括責拘收從之

蜀自漢以來用銅錢至公孫述據蜀始更造鐵錢歷代仍用銅錢孟氏廣政初復鑄鐵錢與銅錢互用國朝平蜀後呂餘慶鎮蜀日首與沈義倫奏乞揀出銅錢計綱發充上供其川界止行用鐵錢後以為非便淳化間仍令兩川銅鐵錢兼用先是益邛嘉眉州皆鑄鐵錢每歲五十餘萬緡後因李順之亂罷鑄久之民間鐵錢始用私行交子因而弊端百出景德三年張詠上言受詔與轉運使黃觀同裁度嘉邛二州所鑄錢每銅錢一小鐵錢十相並行自後人多盜鑄大中祥符七年凌策又請鑄大錢以一當十嘉州監名

豐遠邛州錢監名惠民止於兩州置爐鼓鑄嘉祐四年趙抃為轉運使奏以蜀中鐵錢甚多乞罷鑄十年以寬民力熙寧間轉運司復言罷鑄累年民間見錢闕少立行下三司詳度減半鑄錢與交子相權詔從之後廢嘉州豐遠監至建炎二年邛州復罷鑄紹興十五年鄭剛中始復荊州紹興監鑄大小錢歲各五萬施州廣積監者起於紹聖三年歲鑄萬緡南平軍廣惠監萬五千緡皆供本州省計而已

丁酉秀州州學教授陳巖肖為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巖肖在秀州為秦檜立祠堂於學舍嬉歸稍薦用之俄兼權考功郎官 己亥知洪州張宗元罷時秦檜忌張浚尤甚每臺諫官劾疏必使及之殿中侍御史徐嘉即言

宗元天資陰狡頃在川陝與浚大誤國事今書問往來
健步絡繹無一日無之宗元遂罷九月宰執奏事上
因問今天下一歲茶利所入幾何秦檜曰都茶場等三
處一歲共得賣茶鈔錢二百七十餘萬貫上曰比承平
時少陝西諸路故其數止此辛亥直祕閣楊揆特降
一官仍落職揆嘗以事為秦檜所憾屏居台州不敢出
者將二十年檜怒不已守臣劉景即奏揆有田在黃巖
縣不依上戶輸納科數雖會赦猶有是命丁巳尚書

左僕射提舉詳定一司敕令秦檜等進呈紹興寬恤詔
令二百卷自鄭康佐建請至是再踰年乃成凡五十門
詔鏤板頒降 冬十月丙子新知無為軍張永年直祕
閣永年與秦檜連姻至是獻其父文集於朝故有是命
庚辰右朝散郎朱敦儒特引對秦檜喜敦儒之才欲
為其子孫模楷敦儒已告老強起之既至落致仕仍詔
陳乞過恩澤免追奪日後致仕更不推恩比對即除鴻
臚少卿人始少其節建炎中廢鴻臚寺及是復置 癸

未右正言張扶言右通直郎陳祖安本李光庶婢之子
其天資凶險實酷似之光為朝廷擢用之時祖安出入
其門助為傲虐望將祖安勒歸建州本貫令官司常切
覺察月具其在申尚書省從之 添差衢州周麟之言
近太廟生靈芝九莖連葉此尤瑞應之大卓絕而創見
者宜令有司考故事特製華旗繪靈芝之形於其上以
彰一代之偉蹟詔令所屬製造既而禮部侍郎王珉秦
瑱權負外郎趙達等乞以諸處申到瑞木嘉禾瑞瓜雙

蓮等並繪為旗從之 甲申國子正莫汲大理評事莫
濛並罷殿中侍御史徐嘉言趙令衿與汲評論日月無
光若非平日交結之深豈肯披露心腹遽發是言今趙
汾已送獄而汲在朝列濛為寺官若不區處則獄吏觀
望不盡實情故有是命 乙酉右正言張扶言右承議
郎張祁緣其兄邵奉使遂叨一命乃私犯其嫂以致有
娠於幕中陰殺以滅口胡寅從而庇之且寅之為人凶
悖險詐專事脅持范宗尹趙鼎之徒畏之如鬼伏望付

於有司正其罪以快天下公論詔大理寺根治 辛卯
太師尚書左僕射秦檜言衰病交侵日就危惛伏望許
臣同男熺致仕二孫塤塤改差在外宮觀上賜詔曰卿
比失調護日冀勿藥之喜遽覽封奏深駭聽聞其專意
保攝以遂平復副朕所望檜秉政十八年富貴且極老
病日侵將除異已者故使徐嘉張扶論趙汾張祁交結
事先捕汾下大理寺拷掠無全膚令汾自誣與永州居
住張浚昌化軍安置李光新州安置胡寅謀大逆凡一

時賢士五十三人檜所惡者皆與獄上而檜已病不能書矣

大事記曰甚矣檜之忍也不惟王庶胡銓趙鼎張浚李光張九成洪皓李顯忠辛企宗之徒相繼貶竄而呂頤浩之子擴趙鼎之子汾王庶之子之苟之奇皆不免焉蓋檜之心大狠愎尤甚於章蔡寬趙鼎而必置之死殺張浚而猶及其家甚至蕭振以附釋氏之學而得禍洪興祖以序馮禹論語注而得禍末年欲殺張浚胡寅等五十三人而檜已病不能書可畏哉

壬辰少傅觀文殿學士秦熹言父以久病未安乞謝事納祿伏望許臣守本官致仕庶幾父子俱退追跡漢

疏上優詔不允乙未上幸秦檜第問疾檜朝服拖紳無
一語惟流涕淋浪上亦為之揮涕熺奏請代居宰相者
為誰上曰此事卿不當與已刻還內是夕召權兵部侍
郎兼權直學士院沈虛中草檜父子致仕制夜熺遣其
子禮部侍郎埴與其黨右司員外郎林一飛宗正丞鄭
枏等見殿中侍御史徐嘉右正言張扶謀奏請除熺為
宰相是日主管台州崇道觀洪皓卒於南雄州丙
申太師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益

國公秦檜進封建康郡王少傅觀文殿大學士充萬壽
觀使兼侍讀提舉祕書省秦熺為少師並致仕其孫試
尚書禮部侍郎兼實錄院修撰塤提舉佑神觀堪並提
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初檜病篤招參知政事董德元簽
書樞密院事湯思退至卧內以後事囑之且贈黃金各
千兩德元以為若不受則他時病愈疑我二心矣乃受
之思退以為檜多疑心他時病愈必曰我以金試之便
待我以必死邪乃不敢受上聞之以思退為非檜之黨

是日以思退兼權參知政事夜檜薨年六十六遺表略
曰願陛下益堅鄰國之懽盟深思宗社之大計謹國是
之搖動杜邪黨之窺覷初靖康末檜在中司以抗議請
存趙氏為金所執而去天下高之及歸驟用為相檜力
引一時仁賢如胡安國程瑤張燾之徒布在臺省士大
夫亟稱之未幾為呂頤浩朱勝非所排遂不復用會張
浚與趙鼎有隙因薦為樞密使浚罷鼎復相諸執政盡
逐而檜獨留既而與鼎並居宰席卒傾鼎去之金人渝

盟軍民皆歸咎於檜檜傲然不肯退又使王次翁奏留之韓世忠張俊岳飛方提兵檜與俊密約議和而以兵權歸俊飛既誅世忠亦罷俊居位不去檜乃使江邈論罷之由是中外大權盡歸於檜非檜親黨及昏庸諛佞者則不得仕宦上見江左小安以為檜力任之不疑檜陰結內侍及監師王繼先闖微旨動靜必具知之日進珍寶珠玉書畫奇玩羨餘帝寵眷無比命中使陳腆續瑾賜珍玩酒食無虛日兩居相位凡十九年薦執政必

選世無名譽柔佞易制者不使預事備負書姓名而已
其任將帥必選奴才初見財用不足密諭江浙監司暗
增民稅十八故民力重困餓死者衆又命察事卒數百
游市間聞言其奸者即捕送大理寺獄殺之上書言朝
政者例貶萬里外日使士人歌誦太平中興盛治之美
故言路絕矣士人稍有政聲名譽者必斥逐之固寵市
權諫官匪人略無敢言其非者性陰險如崖穽深阻世
不可測喜臧吏惡廉士略不用祖宗法每入省已漏即

出文案壅滯皆不省貪墨無厭監司帥守到闕例要珍
寶必數萬貫乃得差遣及其贓污不法為民所訟檜復
力保之故贓吏恣橫百姓愈困臘月生日州縣獻香送
物為壽歲數十萬其家富於左藏數倍士大夫投書啓
者臯夔稷契為不足比必曰元聖或曰聖相至有請加
九錫及置益國官屬者至於忘讎逆理陷害忠良陰沮
宗資之議又其罪之大者上久知檜跋扈祕之未發至
是首勒燬致仕餘黨以次竄逐天下咸仰英斷焉 丁

酉執政奏事上曰秦檜力贊和議天下安寧自中興以來百度廢而復備皆其輔相之力誠有功於國傷怛久之權尚書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曹泳特勒停新州安置守鴻臚少卿朱敦儒令依舊致仕樞密院編修官兼權檢詳文字薛仲邕江淮等路提點坑冶鑄錢王彥博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杜師旦並罷日下押出門庚子殿中侍御史徐嘉權尚書吏部侍郎詔敷文閣直學士陳誠之魏良臣敷文閣待制沈該直龍圖

閣湯鵬舉並召赴行在令疾速起發 辛丑右正言張

扶試國子祭酒上既親政首易言事官 十一月乙巳

朔詔秦檜追封申王 戊申左承事郎趙汾特降二官

己酉詔秦檜神道碑以決策元功精忠全德八字為

額 壬子魏良臣參知政事執政進呈赦書副本上曰

依前郊體例還有增改否民間利害宜講究詳備務在

寬恤無使冤濫 丁巳太常博士兼權檢正曹冠司農

寺主簿林一鳴監文思院上界門林一鶚並罷先是殿

中侍御史湯鵬舉奏一鳴一鶚乃一飛之兄弟特權挾勢輒得進用冠秦檜之館客也試官觀望叨冒登科望將一鳴一鶚及冠特賜罷黜是日執政進呈畢新除右正言張修亦論宗正寺丞鄭柟曹冠二人朝夕出入大臣之門復交結曹泳上面諭修以開廣言路之意時冠已用鵬舉章先斥於是柟相繼亦罷戊午執政進呈激賞庫所賣錦三千餘匹係曹泳下江浙變賣已依聖旨拘收上曰自古帝王多事土木臺觀遊燕田獵朕皆

不好正恐有害吾民如數出許多錦帛決致糾擾豈可
不禁朕深居九重百姓愁歎之苦朕安得知乎 癸亥

冬至日合祀天地於南郊赦天下應命官緣事河故累
該赦宥未曾施行令刑部開具元犯因依申尚書省取
旨 乙丑主管台州崇道觀袁州居住洪皓復敷文閣
直學士皓謫居九年至是已卒魏良臣等言皓在貶所
病甚欲復舊職官觀任使居住上曰皓頃在敵中屢有
文字到朝廷甚忠於國中間以語言得罪事理曖昧可

依所奏上因語及大理寺多是觀望廷尉天下之平如此朕何所賴趙令衿趙汾被罪事起莫汲汪名錫如近日張祁坐獄皆是曹泳以私憾誣致其罪卿等可速治之 庚午手詔近歲以來士風澆薄持告訐為進取之計致莫敢耳語族談深害風教可戒飭在位及内外之臣咸悉此意有不悛者令御史臺彈奏當重寘於法參知政事董德元魏良臣簽書樞密院事湯思退言天下之事皆人主總攬人臣不過奉行而已近來諸路監

司郡守以事達朝廷止云申尚書省取指揮殊失經意
欲自今以後事無巨細皆須奏聞示權柄悉歸於君上
非臣下所敢專也上曰此乃大臣任意所為不欲朕知
天下事此奏可即行下 辛未三省樞密院言頃者輕
僇之子輒發親戚箱篋私書訟於朝廷遂興大獄因得
美官緣是之後相習成風雖朋舊骨肉亦相傾陷收簡
牘於往來之間錄戲語於醉飽之後况其間固有曖昧
而傳致其罪者薄惡之風莫此為甚臣等願令刑部開

具前後告訐姓名議加黜罰庶幾士風丕變人知循省
詔刑部開具申省取旨 新知建康府王會罷殿中侍
御史湯鵬舉言竊見秦熈父薨之後陳乞數事止有營
私之心初無憂慘之意且如乞王會知建康共辦父之
葬可也乃云庶得相聚照顧家屬建康屯駐大兵為守
臣者一路軍民所寄事體非輕若止為私家相聚朝廷
何賴焉伏乞差會自陳宮觀與熈共集檜之葬事臣更
乞睿慈將臣之論列報行中外使臣下咸知尊君親上

精白以承休德則浮言自息公道自行故有是命 壬

申祕書省校書郎益吳王府教授兼權禮部員外郎趙
達兼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及引對上曰卿乃朕自擢
秦檜日薦士曾無一言及卿以此知卿不附權貴真天
子門生也又曰兩王方學詩冀有以切磋之達因奏言
路久壅願陛下廣覽兼聽勿以賤微為間庶養成敢言
之氣上嘉納之 右正言張修奏福建路提舉常平茶
事王淪添差通判廣德軍鄭時中以大臣之親驟加進

用知邵州林機以宰相姻婭進躡清顯附下罔上安立
異議詔並罷修又言兩浙東路提舉常平茶鹽公事黃
兌以大臣之姪婿累冒差除惟知諂事曹泳望賜罷黜
以協中外之望從之 十二月甲戌朔上謂輔臣曰頃
委官看詳監司郡守所條裕民事行之已數年而未嘗
進呈必是取宰相意旨不欲令朕見也又所條止於民
事自今有已見利害並許敷奏於是降旨行下 手詔
曰臺諫風憲之地年來用人非據與大臣為黨而濟其

喜怒甚非耳目之寄朕今親除公正之士以革前弊繼此者宜盡心迺職惟結主知母更合黨締交敗亂成法光祿寺丞秦烜與外任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言秦熈乞留烜守家廟不過使之探伺朝廷之施設稽察百官之向背况熈身在草土不當數有陳乞望與烜在外差遣將帶檜家廟歸建康上從之 右正言張修言鄭億

年以宰相子身為近臣不能捐軀報國乃甘事逆臣劉豫既還朝大臣力為之地高爵厚祿坐享累年鄭仲熊

為大臣連姻不一二年致身右府賄賂狼藉詔並落職
億守南安軍安置仲熊依舊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永州居住張浚郴州居住折彥質沅州居住万俟卨南
康軍居住段拂並令任便居住 昌化軍安置李光移

彬州安置 乙亥主管台州崇道觀張士襄責監南康
軍酒務上曰士襄去歲奏事欺罔宰相止以奉使不肅
罷可與遠小監當以為後來之戒 殿中侍御史湯鵬
舉言徐宗說為時相管莊自為苟賤曹筠因秦檜薦為

臺臣凡有奏陳盡出於檜右正言張修言徐琛貪污叨
竊詔並奪職罷祠 提舉台州崇道觀蔣琛為淮南路
轉運副使琛不為秦檜所喜自鎮江罷去為祠官者十
二年 丙子張孝祥為正字先是秦檜以孝祥父祁為
胡寅所厚命有司按以反謀繫詔獄魏良臣密啓釋出
之因有是命 丁丑敷文閣直學士宋貺落職以右正
言張修論貺天資刻薄恃大臣之知己恣為不法故也
己卯知紹興府趙士彰知温州高百之並罷殿中侍

御史湯鵬舉論士彩為時相家作媒畢婚嫁故連作帥
臣進陞祕職百之與秦墳為姻家故驟為提舉繼守鄉
郡公論謂何乃罷之 庚辰安豐軍進鹹鮓白魚御筆
朕不欲以口腹勞人可下本軍自今免進翌日執政進
呈上曰温州柑橘福建荔枝去年皆令罷進獨鹹鮓淮
白皆祖宗歲貢之物朕恐勞百姓所以再降指揮住罷
辛巳左朝散郎金安節知嚴州安節為御史再疏論
秦梓罷之由是久廢至是復起 壬午執政進呈刑部

狀開具到前後告訐人張常先任江西運判告訐知洪
州張宗元與張浚書并壽詩汪召錫莫汲並告訐衢州
寄居趙令衿有謗訕語言范洵告訐和州教授盧傳霖
作雪詩稱是怨望陸升之告訐親戚李孟堅將父光所
作文籍告人及有譏謗語言王洵任兩浙轉運司催綱
日告訐知常州黃敏行不法等事王肇誣告程緯慢上
無人臣之禮等語言致興大獄並是虛妄雍端行先任
監潭州湘潭縣酒稅告訐本縣丞鄭玘主簿賈子辰因

筵會酒後有嘲訕語言致興大獄鄭煒告訐吳元美譏

謗等事上曰此等須痛與懲艾近日如此行遣想見人

情歡悅感召和氣於是並除名勒停編管 詔除名勒

停荆門軍編管人范彥輝

坐作夏日久陰詩

辰州編管人王趯

坐與李光通書及偕人

夔州編管人元不伐

坐撰造行在言語

徽州編管

人蘇師德

坐其子撰常同祭文稱姦人在位

峽州編管人李孟堅

坐父光將

撰小史皆非事實

紹興府羈管人李孟津

坐鼓唱台州人乞管錫為知州

梅州

編管人王之奇容州編管人王之荀

坐怨望謗訕

鼎州編管

人閻大鈞

坐依隨鄭剛中

並放令逐便

詔處州編管人邵大

受

坐朋附范同淳言無稽

武岡軍編管人芮曄

坐賦牡丹花詩怨望

萬安軍

編管人楊煒

坐上李光書詆和議

辰州編管人鄭玘肇慶府編管

人賈子辰

坐酒後有嘲訕語

並放令逐便仍與復元官

甲申

御筆醴泉觀使孟忠厚令行在居住奉朝請翌日參知

政事魏良臣奏曰忠厚在戚里最號賢者上曰向來徽

宗梓宮須宰相護送秦檜辭不肯行遂差忠厚以樞密

使護送朕深不欲以國戚任軍旅及朝廷之事萬一有

過治之則傷恩釋之則廢法如太后家子弟但加以爵祿奉祠而已良臣曰陛下聖明深得所以待國戚之體詔命官犯罪勘鞫已成具案奏裁比年以來多是大臣便作已奉特旨一面施行自今後三省將上取旨

周葵復直祕閣知紹興府 乙酉參知政事董德元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先是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言德元徒以巧言令色取媚權貴叨竊進取既參大政又以承乏得權宰執是真伴食備負者也右正言張修言德元

以猥瑣之才偶中巍科大臣當軸欲其附會遂啖以要
官至如臺諫人主耳目之寄尤非他官比而德元為侍
御史與之交通令儉人往來傳道密意所喜者即驟進
之所怒者即擠排之群小得計相為黨與善類惴慄若
無所容鵬舉又奏去歲省闈德元為參詳官偶於謄錄
處取號而得秦墳卷子對眾曰吾曹可以富貴矣今房
中已得墳之試卷更相自慶而德元復對眾又曰此卷
子高妙魁等有餘伏乞早賜罷黜以為諂奉權貴妄意

進用之戒詔德元落職制略曰不思臨軒之恩遂決媚
竈之策間不一歲來參萬機通判明州凌哲添差通
判嚴州何溥並為監察御史湯鵬舉薦之也溥入見首
論天子之耳目所恃以周知天下之故者內則寄之臺
諫外則寄之監司臣愚以謂州縣之貪吏郡守不治而
監司得以按之則郡守當坐縱容之罪監司不按而臺
諫得以劾之則監司當受失察之罰而又每歲校其所
按之多寡以為殿最之課如是則匪惟監司不容於匿

姦而貪吏亦將斂迹而不敢犯矣從之 丙戌提舉江
州太平興國宮劉錡知潭州是日執政奏事魏良臣言
錡一時名將久閑上曰朕聞其貧甚昨賜田百頃仍官
給牛種良臣言錡有申狀到朝廷稱官田並撥入常平
司止得荒田數頃臣已下本州只就常平田撥賜上曰
甚善 江東轉運副使周石罷以右正言張修論石緣
大臣有父執之舊濫被任使貪污不法也 辛卯執政
進呈監察御史王葆自劾徐禧曾與臣議除秦熈事上

曰王葆徐嘉王復言官所薦皆出秦檜意想其不自安
須與外任於是次第罷之 通判紹興府黃中為祕書

省校書郎中進士廷試第一官州縣近二十年至是始
召 癸巳責授果州團練副使致仕胡寅復徽猷閣直
學士致仕 甲午沈該參知政事時上復親庶政躬攬
權綱首召該及万俟卨還朝已而二人共政無所建明
益不厭天下望云 乙未上謂魏良臣沈該湯思退曰
兩國和議秦檜中間主之甚堅卿等皆與有力今日尤

宜協心一意休兵息民良臣等唯唯奉詔 右朝奉大
夫王會特勤停送循州編管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言會
初無履歷恃檜與熈之親黨致身禁從出守便郡置田
產於湖秀造大宅於平江右正言凌哲言會專恃權勢
肆為貪酷上謂魏良臣等曰會所至狼藉止緣恃秦檜
之勢乃敢如此可與廣南編置故有是命 丙申執政
進呈諸處申到祥瑞乞宣付史館上曰此等極有不足
紀者卿等宜斟酌不中理者刪去之

史臣曰中興以來言祥瑞者類多貶秩罷官紅光有火德之祥赤芝應建炎之號禾穠生於枯結甘露降於潛邸此其尤怪誕者聖諭及此欲屏絕之也

上曰近日葉義問劄子極言州縣添差官之弊所給俸祿皆生靈膏血豈得不為民害祖宗舊法止是宗室戚里添差差遣及比年因軍中立功人離軍將校例與添差除此外當盡罷去雖士人不無怨嗟然愛惜民力要當如此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蕭振為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時上既蠲蜀民舊逋而知成都府

符行中督責甚峻蜀人怨之朝廷知其不可任乃召行
中還而復用振 降授右承務郎趙汾復右承事郎特
與改正過名汾還家而卒 吉陽軍編管人胡銓量移
衡州從刑部檢舉也 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
齊旦添差通判平江府王伯庠並落職放罷殿中侍御
史湯鵬舉論旦奴事權臣減尅鹽本錢以資妄用伯庠
以王會親戚寡廉鮮恥違法貪饕故皆絀之鵬舉又奏
福建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康與之贓濫尤甚江西

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徐樗初受秦檜奏補即在行
在守官撰造言語檜酷信之嘗中害張宗元范彥輝詔
並除名勒停編管 丁酉特追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和國公張浚復觀文殿大學士 右通直郎知真州陳
正同為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上覽除目曰今此差除
皆合公議想見外議皆以為當朕未嘗容纖毫之私於
其間若行公道不變天下何憂不治 己亥上曰朕平
時未嘗豪末有取於民如日用紙亦不委臨安府只自

令人買於市肆更得佳者金主亮陰有南侵之意乃
謀遷居南京

宋史全文卷二十二上